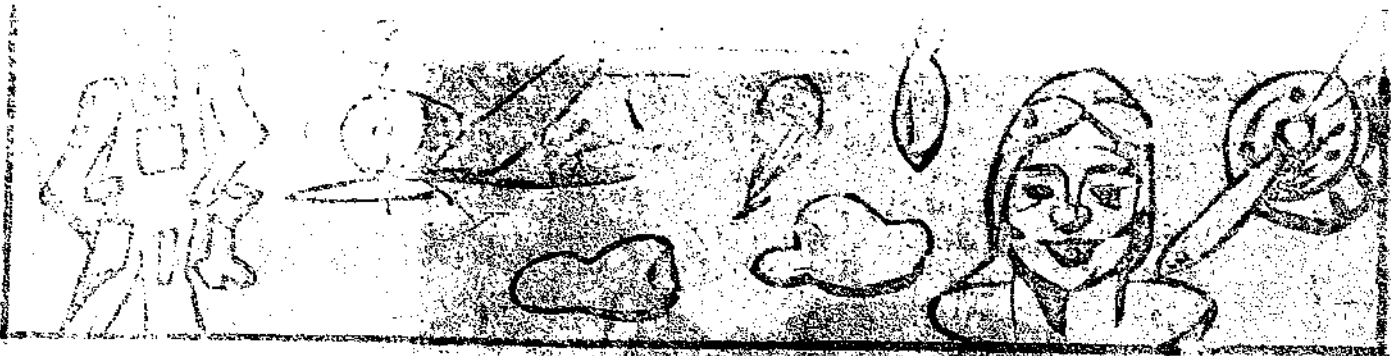




84

南京圖書館藏



# 目次

充實·奮發·前進	簡編	三三
情·賦	厲歌天	三五
短「二一四」的前夜	賀	四一
評劇人獻機	雄	四二
隋晉將軍石邦藩(每月訪問)	陶雄	四三
書「天祥君事」(英文)	劉風	四九
寫稿日記	貝嬰	五一
臨都制空權是我們的(報告)	陳之世	五三
蘇州之死(雜文)	丁亦夫	五八
詩一鷹之歌	周忠	五八
於一營人傾敗後這勝利的時候	施貽	六〇
美國的空軍訓練(美國D·華納)	黃啓宇譯	六一
六月廿五在重慶天空的記事(下)	遠塵	六三
銀空三騎士(長篇連載小說)	張雄	六六
封面	王樹剛	
瓶外集·趣味與知識·編後記		

中國的分刊

第六十七期

三十九

發行 者

主編

發行人

總經理

每月二十日出版

零售每册四角

(外埠加郵費)

訂	閱	辦	法
別數	價目	郵費	郵費
年六册	一元八角	國內	國內
合十一册	三元六角	六分	六分
		國外	國外
		一角二分	一元三角



# 充實·奮發·前進

簡樸

## 從檢查生活作起

時代的鞭子，落在這一代青年的頭上，青年們自然要負起時代的使命，繼往開來，為自己，為國家，為整個人類社會而創造，而奮發前進。

如何能站在時代的尖端，負起這個艱鉅的使命？

首先要充實生活的內涵；為生活而工作，是消極的；為服務而生存，是積極的。如何使生活有興趣？如何使生存有價值？只有從工作的成果與服務的價值中去獲取。所以在生活的正確觀念之下，求充實，使精神、時間、能力、智慧發揮到最高度的效能，然後才能幸福的生活，光榮的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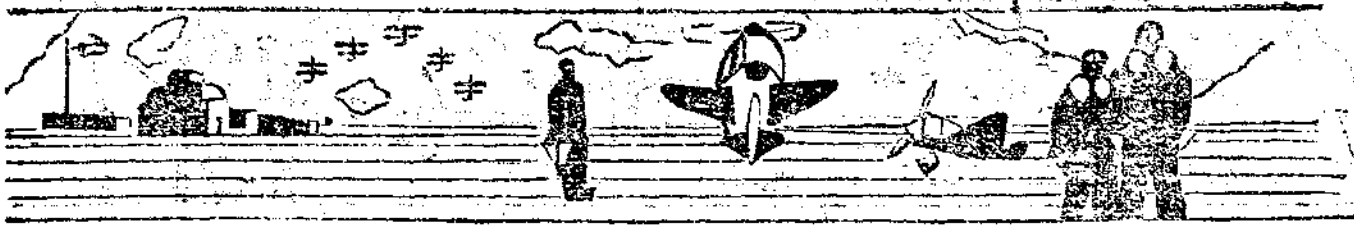
每個人對於現狀都不滿足，這就是一粒進步的種子。因不滿足而求滿足，於是不能不求生活內容的充實，而達到品格、道德、學能的充實。

事業，是時間與精力交織成的，在全部的生活裏，必須緊握着寶貴的時間利劍，深深的在我們的生命的歷程中，刻劃出光榮的痕跡。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就是毀滅自己的事業，斷傷自己的生命！所以一個站在時代尖端的青年，講「充實」，應該從愛惜時間，運用時間着手，把服務的成績，在一秒一秒的時間上積疊起來，使自己理想的學能與事業，從一分一秒時間的總合上，打定穩固的基礎。

精神，是事業的資本，「一分精神，一分事業」，如何使全部的精神，在正當事業的要求上，竭其所能，盡其所用？這是每一個有前進意識，有專業慾望的青年應該隨時反省，隨時檢討的。如果我們曾經或正在以若干寶貴的精神，從事於富有毒性的消遣和娛樂，那末，我們的前途和事業，必然受着無窮的損失！「人生以服務為目的」，這樣就是不忠於人生，是青年的罪惡，是時代的落伍者，是慢性自殺。所以在生活中必須力求充實精神生活，有一個遠大的志向，懸的以赴，自然有一天可以使自己得到成功，使國家民族收穫到這一分努力的效果。

然而，要緊緊的把握着時間，嚴肅的控制着精神，使其能在運用上獲得最高的價值，和向自己理想事業應有的生活上積極發展，必須先注意尋覓「興趣」的重要。有興趣就有熱忱，有熱忱就有勇氣，任何艱苦，在這裏都會失掉作用。

南京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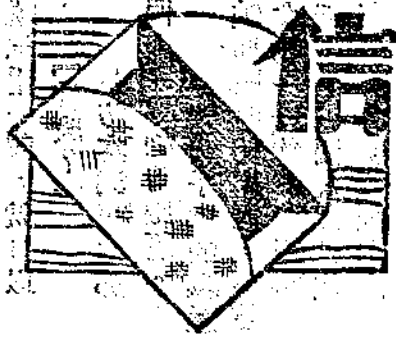
就空軍說，無可諱言的：我們的武器和教育器材，都不設充分，假使因為這樣而變更正常的生活情緒，那就陷於絕頂的錯誤。作戰時要從戰鬥中找興趣，訓練時也要從教學自修中找興趣。作戰固然重要，戰鬥員道德學識的修養尤其重要。「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是本，文藝是末，充實學識，涵養品德，其積極性決不在技術或作戰之下。因此，我們必須使生活陶銘在興趣裏，作戰時勇於作戰，訓練時勤於學習，自修時悉心研討。這樣，時間不會虛擲，精力不會浪費，才算得是一個奮發有為的青年！才夠得上是廿世紀一個時代的戰士！

青年，誰都願意作一個奮發有為的戰士。因為青年，是人生最富於理想的一個時代，說青年，不說任何人沒有事業心，沒有向上的前進的慾望，是不合理的。然而事實却證明許多人的智慧精力，都使用在絕對與事業向反的一面，不是向上前進，而是向下後退。其原因所在，大半是基於心理的變態作用。因一時的感情用事，便把生活的興趣，導入黑暗的墮落之途。然而潛伏在內心的一種向上的天然慾望，是不會完全泯滅的，等到在黑暗中毀滅了自己的一切，而感到無立足之餘地，對人生發生曠惘悲感的時候，這種天然的慾望，必然會有力的啓示他，使他澈底的懺悔。

所以，人，畢竟是向上的。沒有絕對甘心墮落的人，任何人都不會有計劃的從時間與精力上毀滅自己，因此，當黑暗和不正当慾念襲擊的時候，應該以銳利明快的眼光，去認識人生的真義，以清晰堅定的理智，去控制奔放的情感。「不滿足」不是消極悲觀的理由，而是創造奮發的因素。

青年同志們，我們生在這個戰爭的時代，「偷生」是不可能的，地球上每一個角落，都爆發了戰爭的火花，每一個國家和個人，都嚴重的感受到恐怖的威脅！生死的關鍵是很明白的，不進則退，不生則死，不與則敗，不存則亡。我們為自己，為國家，誰也不能偷生，誰也不能放棄自己應有的責任。「生活即戰爭」。我們要為國家民族及整個世界人類負責，最根本的辦法，只有從檢查自己的生流做起。戒慎恐懼的求充實，自強不息的去奮發，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去前進。沒有一分虛擲的光陰，沒有一分浪費的精力，這樣的人生，才會有興趣，有意義！

事業，前途，是自己的，要自己去創造；國家民族，更與我們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當戰爭正在威脅我們的時候，千萬要提高警覺，發揮戰鬥的精神，充實，奮發，前進，把自己理想的抱負，從檢查生活作起，逐步求其實現。



### 天 歌 厲

「緊急警報」發出好一會兒了。

發「緊急警報」的是一個小縣城。雖然沒有專用的警報器，這城市的人們可都懂得：第一次撞鐘是「空襲警報」；第二遍敲鐘就是「緊急警報」到了。所以，剛才那一陣鐘聲之後，全城像睡去了似的。大家

家都屏着呼吸，靜悄悄地。還不能夠屏住呼吸的，是出縣城三里多路之外的飛機場旁邊一個小防空洞里的三個人——一個傳達兵，一個事務員，另一個是這飛機場底顏場長。在剛才警報之前那陣的緊張，的確夠他們受的了，尤其是顏場長：既然動口，又得動手，指揮這一件事，又得照顧那一件，一步想不到，就撒出岔子，你想，全機場的明白人除了事務員之外，傳達兵就是唯一的務員——雖說還有文書上士和那個場供班長等，他們都是缺乏實際的防空經驗的。至於那些場伙，大半是正所謂訓練中，他們多半來自鄉間，平常很少有機會和遠方人發生來往，所以，顏場長底極普通的話，常是使他們弄了半天還是半懂非懂的，何況臨到警報時，顏場長一着急又把長沙口音拿出來了呢！

聽不懂也好，亂着意也能，顏場長總算能夠耐着性子，繼續着態度把一切的事情吩咐妥當之後，才同事務員傳達兵三個人鑽進這個防空洞里來。

「哈——哈——哈——」

「聽！飛機聲！」

傳達兵做個側耳的姿勢說。顏場長趕快去制止：

「莫叫，莫叫，……哈，大概是我們自家底？」

他雖然去責斥別人的話，却沒有去責斥別人的話是錯了；因為他確實聽到有飛機底聲音在響。

「谷谷谷！谷谷谷！」

「聽！機關槍聲。」

又是傳達兵先說出來，好像他底耳朵比別人的靈，其實那兩個也都扁着腦壳在聽呢，祇是聽不出來槍聲究竟是在什麼地方響的。

「谷谷谷，谷谷谷，……」

「格格格！」

「聽聽！聽，響的近了！」

「壞甚麼！」

這一回場長是急了。於是他想伸出頭來看看，可是那傳達兵却搶了先。

「格格格！格格格！」

「格格格！格格格！」

兩個動作：傳達兵一張嘴還沒有把「聽」字說出呢，顏場長就迅速地瞪過來一眼，「聽」字帶着一口口水又嚥回去了。

四隻眼睛朝着天上去望，望不見什麼，連飛機底影兒都沒有。

天上的景色時時在變化：雲是一塊一塊的，而且很多，幾乎佈滿了整個的天空，不過你要仔細地去觀察，雲並不是靜止的貼在天花板上，乃是像大的雪山或雪塊在海裏漂動着；所以，從縫里常常可以看到不規則的一片或一條藍藍的天色，太陽也時常從另一個雲縫里伸出她底幾條赤金

色的光芒起來，雲流過來時，那赤金色的光芒腿也常被個個激上去。

機關槍聲還是不斷的一排子一排子地格格響，同時又加上飛機俯衝的聲音嗚嗚的。

兩個人底臉頰都累得酸痛了，仍然是把臉面翻朝着天。終於有志者事竟成，他們發現槍響的方向了；而且傳達兵還肯定的說是在那個角里。但是，那個角里有雲，雲是一片連搭一片的，連到遠處，看着就像整個的一層了。雲下面是沒有飛機——四隻眼睛睜了好幾遍，瞧得很仔細，鼻沒有；可是機關槍聲與飛機俯衝聲就偏偏在那個方向響。

突然。

「飛機，飛機，打下來的，打下——」

傳達兵一興奮從防空洞里可就拱出來了。

「莫慌！」顏場長爬出防空洞後用手在額上打了一個傘兒，皺起眉頭說：「是一架驅逐機，……啊，是我們底：……嚇！真是我們底！」

顏場長的確認了，他不但見過的飛機多，而且在若干年前，他總是飛上天的一員。所以，是什麼飛機，他雖老遠只用一瞥，就可以曉得了。

「什麼？」

在防空洞里的那一位聽見外邊人底話也拱出來了。三個人一齊仰着臉看。

一架燕子樣的驅逐機，從雲層上漏下來，暫時啞住了她那吼叫的馬達，不聲不響的，像一隻老鷹在尋覓地上的食物一樣的頭顱呀呀的飄了過來，漸漸地低了，漸漸地近了。三個人像怔住了的樣子，瞪圓了五六隻眼睛看那架燕子樣的驅逐機漸漸飄進機場來，唔，落地了，在草地上很快的滑滾了一段，漸漸地慢了，將要停止的時候，忽

：頭一擺，尾巴一扭，就地轉了一個九十度方向的彎，停穩了，像一匹疲乏了的戰馬，臥下來休息，頭也不抬。尾巴也不動，再也不動一動了。要動的是從戰馬身上跳下來的戰士；他跑到飛機前面看一看，摸一摸，又跑到右邊用手在機翼尖處摸了一摸，壓了一壓，像是在找尋他底戰馬有沒有傷處。

「真是我們底！」

事務員也認清楚了。三個人就開始向着飛機那里奔，跑的最快而最先跑到的又是傳達兵。

「喂，你們底場長呢？」在飛機身旁撫摸着機翼尖的戰士開口向傳達兵問。

「報告軍官：後面跑來……的那兩位，前面的那一位就是場長，呵，場長。」

傳達兵立定了脚步，報告完了，還是喘喘地。

後面的兩位都趕到了。場長上前就和戰士去握手：

「我姓顏，貴姓？」

「哈，顏場長，我姓諸葛。」

「呵，諸葛同志，辛苦了，你們是真……辛苦了。」

一陣寒暄後，諸葛同志又同他們幾位講起來剛才在上空怎樣追敵機，怎樣去攻擊，怎樣眼看着一架敵機冒出粗黑的濃煙歪歪的往下墜，還沒有墜下去的時候，他自己底飛機底發動機「停車」了，因此他被迫着不得不降下來尋找「驅逐機」的場子。真是福將天相：遠遠的就發現這裏有一個現成的機場，這是多麼令人愉快的一件事，不但說的人高興，連聽的顏場長都高興得咕咕地笑起來，同時額頭上的青筋都給繃出來了。是的，顏場長對於「驅逐機降落」這件事的確感觸特別深：數年前，顏場長正因為駕駛一架飛機在半空中「停車」了，四外尋找不到落地的場子

，就「強迫降着」到水田里，將左眼碰傷了，出了毛病，從此以後，顏場長就再也沒有資格飛上天去了。

大家興奮了一陣，就跟着討論：該把這架受了傷的飛機叫人拖到機場邊上去。據諸葛同志說，敵機早已逃去了。於是，顏場長就叫傳達兵把場伙們喊出來「集合」；於是，幾十個人一齊下手，繩呀索的，推推拉拉地，把飛機移動起來了。

「飛機快，飛機快，我看還沒得牛快呀！狗日……哈……」

一個場伙說着打趣的話，滿臉地笑起來，還沒有笑完，班長過來用手向他腰里搗了一下，接着把嘴唇對着諸葛同志努一努，場伙馬上把笑聲嚥住了，去看那位諸葛同志，諸葛同志皺着眉頭在飛機底左翼前面，滿臉浸着汗珠子，一手提着飛行帽，一手牽着機翼上的支柱。正在用力拉呢。於是那場伙就大聲嚷着：「拉呵，大家用力推呀……」

飛機在機場邊上安排妥當了。顏場長就請諸葛同志往機場那一邊以外的機場辦事處那裏去休息。諸葛同志雖然跟在顏場長後邊走，可是眼看着自己底飛機停放在那裏，孤另另地算是真的受傷了。唉，怎麼交差呢？這是他第一次參加作戰，第一次就來這麼一手，多麼使人掃興啊！於是，他未免「那個」起來：

是的，要是在半年前，誰會想到有「今天」這一場呵！那時候，學校裏還沒有畢業，可是也快到畢業了，心中的情緒一天緊張似一天，覺得一畢業馬上就要參加偉大的戰爭了，更加上許多朋友的鼓勵，和羅小姐的安慰與勸勉，於是他想着一出校門，只要一有機會飛上去，那還不很容

易的就把敵機換下來一羣嗎？事實可並不全符合想像。誰知道離開學校以後和當學生時候的生活並差不了多少，仍然是訓練，其所不同的，僅只學生的名稱改換為「見習官」，光頭上慢慢蓄留起長髮來。

訓練，訓練，訓練，一月，一月，一月一個勁兒地訓練下去，簡直把諸葛見習官訓練得頭上要冒火了。正在這個時候，忽然有一天，同學們都亂咕唧起來：要分發了，……某某在秘書室親眼看見了命令，……第一批挑選了二十名，……這事情果然是真的，而且第一批中還挑上了諸葛見習官。

嗚！那還不跳起來。

於是他勝利似的回到寢室里：他覺得自己有把握，到底是有把自己估計錯。當時就寫了一封「航空快」寄給羅小姐。

一提到來「信」，似乎事情倒不少的：羅小姐本來是諸葛見習官底表妹，從常小孩子的時候表兄表妹倆就在一個學校裏讀書，男的比女的大四歲，可是女的只比男的低一班，是表妹上「高三」的那一年，表兄「投筆從戎」的，現在羅小姐在「聯大」已經上「大三」了。

自從表兄「投筆從戎」那年，倆人兒就分離開了，可是做表兄的從未嘗把「信」放鬆過——而做表妹的向來也不肯少欠他一封，一對人兒委實是熱烈地在寫，靠得住的是一禮拜一次，有時也許還外加一兩封的。

「信」，把他們倆由兩種關係——同學與表兄妹——換到了三種的地步，在稱呼上，除幾哥幾妹之外，時常加上「我底」和「你底」這些字樣，因此，「信」成了他們倆人兒

中間的恩物。

「關係」既然確定了，「信」就更加寫得起勁些。這使得負責訓練的長官有點不高興，曾經有幾次，在訓話中提及關於寫信的話：「……不必要的信，大家儘可少寫一點。要知道我們是軍人……」軍人？軍人就沒有寫信的權利了嗎？心中有所不滿的人，覺得這話有點刺耳。因此一賭氣，諸葛見習官一禮拜沒有寫信。然而分發到部隊上的命令來得突然，一興奮就會忘記了一切，這並不是諸葛見習官特別健忘，第一次得到分派到部隊上的命令——而且又是被挑選上了第一批，這是自己生活頁上的「紀念碑」呀！你想，是誰他可以捺住了心口兒不給愛人寫一兩封把信呢？

「航空快」發出之後，他時時刻刻都在等候着命令：只要一下來，他就馬上乘搭歐亞機往隊上去報到，也許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遇着有警報，於是隊長就命令他說：「諸葛見習官，今天你飛某某號機。」好，於是他一開油門上去了，一見敵機，馬上就攻擊，先從前上方，再從後下方，側方有利，從側方攻擊更好，於是一下子就撲下來好幾架，報警裏當天就出了「號外」，用頭號字排印着他諸葛某某，於是隊長，×隊長以及老隊員們大家都對他挺看得起的，於是他「一鳴驚人」了。

好幾天都是平平常常的過去了。命令仍然沒有送到他手裏，送到手裏的是羅小姐寄來的「航空快」。於是他底腦海裏又來了「新客」。

來信在白天裏已經看過兩遍，可是到了晚上，他又把「芳箋」在煤油燈罩下展開了，好像一字也不肯脫漏，句句

對他都有著特別美昧似的：

「我愛愛的三哥……」

讀完了你寄來的「航空快」，我簡直高興得想要跳起來。三四年來的學習，你將有施展的機會了。你說「就要到部隊上去」，「到部隊上去」就是實際的參戰吧？也許現在你已經馳騁在疆場底上空了，殺敵，衛國，你那浴血的生活是令我多麼的崇拜啊！可是，也正因為有你那種堅苦卓絕的犧牲精神，多少同胞底生命，多少同胞底財產，才能够在你的底鐵翼下得到了安全。

想到你整日間都在那長空裏殺敵時，唉，你是多麼的辛苦呵！但是，我愛，自從我底心懷裏充滿了你，我是怎樣的有了安慰，有了愉快；有時，自己心中怪驕傲似的在和人家相比着。

最後，我向着我底三哥遙送給一個「愛吻」。但願上帝常常降福我底好人兒！

你底五妹上

信讀過了第三遍以後，他沉默了一會兒，伸了個懶腰，往床上一躺，他忘記了是夢或是什麼的。

數日後，他終於衝着命令去到他要去的隊上報到了，翌日無警報，平平安安地過去了。第三日也沒有，直到第四天還是沒有；預先被諸葛見習官猜中的是隊長底命令，但是，命令他的仍然是「學習」與「練習」。

訓練的生活他又過了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的日子裏，雖說也曾有過幾次警報，然而飛上去驅逐敵人的沒有他；他還沒有份兒。「沒有份兒！……我當真就不行嗎？」



……豈有此理！……笑話！……小夥子學了好幾年了，到今日才說有殺敵的機會。偏偏就老是不讓他「上去」，這股勁兒和這股氣兒硬叫窩在心裏，是誰也都怪抑鬱不樂的。然而什麼事情都不是一直下去，不能轉曲不能變換的，否則，諸葛見習官也許將會急出病來，所以，事情居然湊的這巧：這天有一位隊員請了病假，隊長下條子命令他暫代警戒一天，誰知道就在這一天趕上了警報。他樂得什麼似的跟着隊員們起機了。他滿想在這一次顯露一下身手，然而他到上邊橫衝直撞地攪了半天，剛看到有一架敵機冒出黑烟，一搖一擺地將要墜下去的時候，他自己底飛機就受傷而「停車」了。「停車」了，他偏偏着不馬上去尋找「強迫降落」的場子，幸喜就發現了這裏的現成的飛機場。雖然這算是不幸中之幸，安安全全地落到這飛機場上來；可是一想到當初的心理，這情形太使人掃興了；既沒有一連串地把敵機挨下來好幾架，自己底飛機又被打得停了車，而不得不「強迫降落」。越想越丟人，一時懊惱起來，他忘記在前邊領路走着的那場長了，氣得他把脚一跺，恰巧就正踏在一塊石子上，「唉！顏場長聽到後邊的聲音，回過頭來問道：

「怎麼啦諸葛同志？這路不大平，石子很多，請留點心走！哈哈……」

「唔，是，是，……」

他一面趕快答應着顏場長是是是，臉上可就發紅了，同時又感到顏場長底話怪好笑的。

一路上想心思也好，說閒話也好，總算來到機場辦事處了。這時，正是午尖上的時候，大家都累得身上汗淋淋

的。

顏場長溜了，在這裏他算成了主人，於是他就忙著吩咐準備飯菜來招待客人，客人却馬上攔住了他：

「請顏場長不要客氣，我們先去打個長途電話吧，報告隊上之後，再說吃午飯的事情好不好？」

顏場長很贊成。於是他二位就跑到縣城里電話局。顏場長先把電話由此地叫到外一縣，再轉到另一縣，費了一刻多鐘的工夫才接到諸葛見習官底大隊部，這一位把「耳機」接在手里了：

「喂，那裏？……唔，你是大隊長嗎？……唔，報告大隊長，我是諸葛見習官，……在空中就「停車」了，……唔，是，強迫降落……巧得很，剛剛落進××機場，……落地以後，快到停止的時候了，打個九十度的 Ground loop……除了發動機別的都沒有壞，……報告大隊長，……機械士什麼時候來呀？……好，是，……唔，……是！」

第二天機械士沒有準時間來到——不知是汽車「拋錨」了？或是公路不好？總之，是遲到了兩點多鐘。本來兩個鐘頭並不能算是了不起的時間；可是諸葛見習官在這裏觀察得已經夠受了；何況又是好容易挨到汽車應到的時刻，去看看吧，不來。等，等，一直等了那麼久才來，所以，等的人有點不耐煩。

機械同志卻頗高興的，一下汽車就向他招手：

「諸葛見習官，你看見今天底報紙嗎？這！」

「今天的？」

接過來報紙，剛才的那副臉兒早飛散了。

顏場長和事務員等也都伸過頭來看。機械同志用手敲

着報紙上的第二條新聞：

「你瞧，這裏！」

好幾隻眼睛都輪過來盯在那大字的標題上：

「敵機三十六架昨午襲××我空軍追殺數百里擊落敵機三架傷六七架」

我飛將軍×××於殲敵時奮不顧身略受微傷」

「是誰受傷啦？」

諸葛同志猛然地帶着驚訝地口吻去問機械同志。

「沒有人受傷。」

「那麼這報紙上指的是誰？」

「你想，用四個「××」來表示一個人名字。該是誰？」

「唔！」

諸葛同志光有動作沒有言語。皺一皺眉頭，他想起來了，他不是笨人。但是他並沒有受傷呀？也許飛機受傷誤排成人受傷了？也許？管它呢，反正不是別人。一想到自己身上，血液立刻在頭上加速的循環了幾週，脈搏很快的跳了一陣。於是，他幫助兩位機械同志修理了兩天多。「試車」，修理好了。飛機一好，這裏再也留他不住。他不管頭場長和這裏的一些人們怎麼樣，將來如何，更談不到。他只向他們打個招呼：一揮手，他飛去了。

一回到隊部里，很多人見了他都去和他握手，慰問，費了不少的酬酢，才算擺脫開眾人。回到寢室裏，一氣就寫了三張信箋，封好信封就叫勤務兵去交給傳達帶進城裏。

勤務兵拿起信出去了。門口上走進來一個傳令兵：

「報告諸葛見習官：隊長請你。」

被請的人去了一點多鐘才回來。剛剛躺到床上，門口上又走來一個傳令兵：

「報告諸葛見習官：大隊長請你。」

這次被請的又是去了個把鐘頭。不過回來的時候脚步有點沉重，頭也有點向前鉤，踏進寢室就又躺倒了。噓！一口長氣之後，就不再有什麼聲音，只有他臉上的變化是：眉頭皺皺去的，眼睛閉上了又睜開，睜開了又閉上。門口映過一個黑影子，雖然他是閉着眼睛的，但仍然可以感覺到那麼一晃。睜開眼一瞧，正是剛才去送信的那個勤務兵，猛然——他從床上坐起來了：

「喂，信帶走了沒有？」

「帶走了吧，剛才交信時他就說準備進城了。」

「還能把信找回來嗎？」

「哪？……」勤務兵打一個吸溜。

「去去去，快點去看一看，最好是傳達沒有走。」

勤務兵開跑步去了。去一圈，人回來了，信沒有找回來。信主人底臉上有點赭色。勤務兵也覺得怪不舒服的退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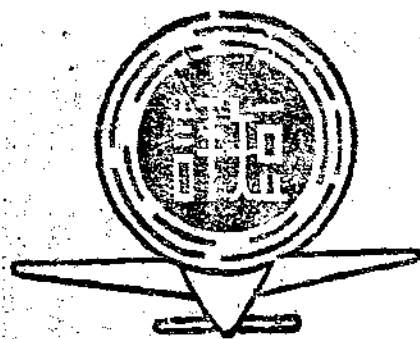
「張金鏢！勤務兵喊出很高的嗓子。「嚇，剛才我找了你好幾道，誰說你已經進城走了。怎麼還沒有走！」

「本來要走了，忽然肚子裏疼得要死！到茅房去了。什麼事兒？」

「我交給你的那封信不送了。」

「喂喂！送，還要送！張金鏢！」屋裏的人把張金鏢喊進去，「等我兩分鐘，馬上就好。」

於是在椅子上就手展開一張信箋：沙！沙！沙！沙！



# 「二一四」的前夜

一 記憶儘管常為時間所沖淡，然而誰會遺忘「二一四」，這一個英雄的榮譽的日子！

二 敵空軍的奧田大佐，背著「轟炸之王」的令名，坐著轟炸司令的交椅，在我「流星軍大隊」的掃蕩之下，却像秋風中的落葉一般，剎那間便變滅於成都外圍的郊野。

我「流星軍大隊」的健兒，協力攻擊，幾分鐘內當場擊落敵機七架，重傷十八架，據漢口敵會的廣播也自承在當日出動的五十四架機中有十二架未曾返防！我勇士鄧從凱段文都為了「擒賊擒王」，奮不顧身，先後單獨衝入敵機之二十七架的大編隊羣，向著敵偵察機猛烈攻擊到十次之多！在把「轟炸之王」一隊滅，其他的寇機獲得落花流水之後，兩位勇士也因受傷過重壯烈成仁了。

這且發生在去年冬季的一次最光榮的戰役，牠的成果是：敵人心胆俱寒，整整半載不敢窺擾我成都的錦繡地面。

大後方的安全，是烈士的攻擊精神所賜與的；戰時建設的屏障，是烈士用鋼鐵的軀體建立起來的。雙管雙機七架的鄧副隊長，少年英俊的段隊員，肉體雖然離去人世，但靈魂却長存於每一個活著的人的心田中，精神却永生在宇宙間，至於萬古！

陸軍方面，蔣蔣殉國的王上將，廣德赴義的饒師長，都早已有人因了敬仰他們的勳績，而為他們斥資建鑄銅像了。

然而空軍呢？

杭州的高志航，首都的劉粹剛繼以擊，武漢的李桂丹，都在戎馬倥傯中忽略了。且首在成都，我們有著時間、人力、財力、物力一切的便利，我們是否應該再把握這一件有意義的工作繼續遺忘呢？

今天「二一四」的前夜，我們謹以十二萬分的心意，發出一個呼籲，希望

信箋上有了這些字：

「五妹：

迎來我平安，請勿念我！祝

你身體與學業並進！

愛你的三哥上

兩封信一交換，張金鏢把新的發去了，信主人把舊信上的郵票揭下來以後，順手擦擦地把信撕得粉碎，變成一個團丟到腳下了。勤務兵很勤快，把寢室裏重新掃了一遍。誰曉得這條伙心中有鬼，他心裏搗摸著，那團碎紙裏究竟有什麼呢？寫好啦又撕碎，於是走到垃圾筒旁邊了，他不想倒進去，就在那裏掏個下腰，嚙向地舖吊著。好半天，他才把那些小紙片對成幾個接連不上的短句：「歡迎我」、「擊落敵機三」、「那四個××」、「機卅」、「我飛將軍」、「報紙上」、「不對了，弄不出與起來。但是，他像做了賊似的，直起腰來，趕快刷個鬍鬚，那些碎紙片，偷偷地回到寢室裏看著諸君見習營。諸君見習營

全市以至全國的父老兄弟姊妹，凡是知道和記得「一二四」以及造成「一二四」光榮的鄧副隊長和段隊員的，都一致起來，發動一個為我們的保衛領空的烈士鑄造銅像的運動；更希望這一運動能在「一二四」一周年的紀念日開始具體化，實踐化起來。

鑄造銅像，不僅是為了更久遠，更見諸形式的銘誌英雄們的功業於世間；同時，更希望經由這光榮的紀念物，使每一個英雄崇拜者都把英雄的行徑引為自己行動的準則和範型，從而在未來的大空軍裏產生出一千個，一萬個鄧從凱和段文郁來！（頁）

## 劇人獻機

自從神鷹劇團於「八二四」空軍節發出通電，呼籲全國戲劇界一致利用第三屆戲劇節，舉行擴大募捐公演，集資籌備獻機捐政府以後，長沙、蘭州、貴陽、昆明、福州各地全都起而響應，成都戲劇界協會並特組大規模公演委員會，專門主辦獻機公演一切事宜，情緒的熱烈，為歷屆戲劇節所未曾有。

這是一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因為，從這事，我們開始看到了航空建設前途的一線曙光。建設大空軍，這一艱鉅任務，不僅是政府職責所在，而且是人與利害所關，安危所繫，每一份子都有協助促其實現的義務，現在已經開始為劇人所認識了。

雖然事情方在萌芽，成敗利鈍，尚不可知，可是僅僅有了這一自覺的認識，已經就夠使我們雀躍三千的了。

並且，「獻機公演」，這事件的本身，就是航空建設宣傳上的一個最良好的工具。劇場中看戲的觀眾，茶肆裏談戲的遊客，街頭巷尾流連於戲報前的路人，凡是耳聞目視及「獻機公演」這盛舉的「鱗爪」的舉動，誰能不為愛國劇人儼然於「空軍萬能」的聲譽所感召？相信不久將來，隨著劇人「獻機」的聲空，必定會有大批的學人號、農人號、工人號、商人號、軍人號……從全國各地相繼貢獻給政府的。

一種普遍的、熱烈的民衆獻捐空氣的造成，才是未來中國強大空軍建立的一個基礎。（雄）

沒有怪罪他，原來正在床上發癢，手擎者一本筆記本子，皺着眉頭，勤地在看呢。

這筆記本子上究竟都記些什麼，勤務兵又是莫名其妙，只有請高見警官他自己才清楚。你想，這本子自從他當學生的時候就記起，直到現在還時常往上面寫，所以，那裏邊是戰時教訓的也有，大隊長講的也有，隊長講的也有，甚至連老隊員們所說的作戰經驗，他都記錄下來；不過，從前他把這些東西是當作官樣文章和讀講詞看待，現在他卻愛之如珍寶了。

因此，他一頁一頁的看得特別仔細。

十月的天氣，真夠熱的了，何況又是下午？然而寢室建築得比較合乎要求，因此，一陣陣的涼風不時的吹進來，吹得寢室裏的人怪清爽的。

一九四〇年十月二日於蓉

# 石將軍的童年

陶雄

七七抗戰發生以前，在杭州，在南昌，在南京……每到「二二八」的前夕或當日，總有大批民衆，知名的或不知名的，獻送各色各樣精緻的慰勞品到航空委員會或當地空軍駐在機關，托那裏的負責人把牠們轉獻給一位他們私心所企慕的空中英雄。

這位英雄便是中國空軍史上第一個擊落敵機，第一個爲了保衛祖國而犧牲掉自己一部份肢體的石邦華將軍。

高大，偉岸，全身充盈著精神與力，雖然失去一隻左臂，但仍無損軍人的威儀；中秋節的傍晚，在一間整潔素樸的會客室裏會見他時，我首先便得到這樣一個印象。

「我才從××出差回來，病了，昨天這時還一小時瀉痢四五次！」

沒有寒暄，石將軍簡捷地解釋了他穿著睡衣會客的原因。

「那我現在不應該打攪您了。」我很快地說。

「不。沒有關係。我精神還很好的。」

的確，石將軍精神仍舊很好，二十四小時前還患著相當嚴重的下痢症，現在臉上却沒有一點病容！

談話馬上爽直地開始了，彼此都不喜歡拐彎抹角那一套虛文，而此來的目的，石將軍又是早就知道的。

先降譚身世：他是湖南乾城人，祖父供職湘軍，頗有

軍功，父親在「直隸省」落下戶來，現在，無論從氣度或語言上來觀別，石將軍都已經沒有一點湘人的痕跡，而却是一個十足的燕趙豪俠之士了。少年時，歷遊平津保三地，先學陸軍，畢業後放入保定航空學校，在並不怎樣完善的訓練之下却成就了中國空軍史上第一個空中英雄！

「民國十六年，我担任著中央空軍的副隊長職務，」操著流利的天津口語，石將軍滔滔地說：「北伐討逆諸役，我都參加了的。九一八的時候，我升了第三隊的隊長，在中央空軍裏——那時還有著地方空軍的存在——這一隊是一個專門的驅逐隊，隊上的人員也大都比較優秀的分子。」

「聽說高志航過去也在過您的麾下，可是麼？」我插口問。

「是的，」石將軍點點頭，「那時他是我隊上的隊員。副隊長則是邢副非，也是現在空軍作戰部隊裏一位重要的負責人。」

這裏，石將軍突然停住話語，起身向內室招呼他的夫人。她來了，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秀外慧中，身後跟著兩個結壯的七八歲的男孩——自然是未來的空中戰士，小石將軍了。

石將軍給來客和女主人介紹過之後，便請她進內室取

出一本手雷之類的東西。他在上面翻看了一會，隨即又滔滔地講了下去。

「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們空軍的人員個個氣憤填膺，對於敵人的欺侮都感到不能忍受了。請纓殺敵的文電發出去幾通，當時的空軍負責人黃秉衡署長嘉慰之餘，每次都批覆叫我們枕戈待命。直到一二八的夜晚，上海戰事爆發，我們所期待的命令才下來了：黃署長叫我們集中蚌埠待命。於是，第二天，二十九日的一早，我們便都到達了目的地。在蚌埠並沒有停留多久，隨即又奉命飛集首都，以便隨著黃署長出發到杭州去。因為杭州是我們空軍的搖籃地，那裏有著掩護的必要。」

「這次出發的一共是幾隊飛機呢？」我問。

「三個隊：除了我的第二隊外，另外兩個是黃統沛率領的擔任偵察轟炸的中央第六隊和丁紀徐率領的廣東第二隊，廣東第二隊也是驅逐隊，但是飛機比較舊一些。」

「你們是哪天飛到杭州的？」

「第一批出發的並沒有我在內。」石將軍說。「因為南京空防也很重要，上峯便指定由我率領三架飛機掩護南京，我隊上的其他六架飛機則由那副隊長率領，隨著黃署長到了杭州。」

黃署長率隊抵達杭州以後的情形，石將軍也做了一個概述，雖然他並沒有親身經歷。杭州的天氣，在冬季，已很惡劣的，黃署長他們到達以後，恰逢陰雨，差不過整整十天沒有活動。之後，好不容易遇上了幾個天氣比較開朗一點的日子，黃統沛所率領的第六隊便陸續出發了上海蘇州幾次，擔任轟炸和偵察的任務。每次，都遭遇了敵驅逐機

的攻擊，但是我方全無損傷，一擊即發，整隊安然返防。戰果雖然不上怎樣好，然而在一羣訓練不充足、尤且未受過專門訓練的初生之虎膽，這已是非常難能的了。

天氣老是陰雨，空軍活動極感困難。飛機到不了機場，不能出動，又是許多天了。二月二十四日，情報傳來：敵航空母艦能須賀號由吳淞口向外活動，所去方向不明。二十五日，上峯有重要命令下到航空署裏，內容大概是說：杭州天氣不佳，我機未能活動，而敵機則甚猖獗，生恐陳機杭州過久，遭敵襲擊，故令所有戰機全都返蚌埠待命。

「這是層峯體惜我們，」石將軍感性的地說，「那時我方飛機數量極少，只能相機作戰，不能和敵人廝拼，所以上面有這樣一命令下來。黃署長赴杭以後，南京署裏的軍務由副署長曹寶清負責主持，奉到這命令，他立刻下令派留京的我這一隊的人員把總機飛送杭州，並且限定當日送達。這天，天氣很壞，任務不容易達成，而這命令却是非到刻送到不可的，我考慮了一下，立刻把這在那時看來是飛長途的艱鉅任務加到了自己肩頭上，帶同隊員吳華梁共駕一機前往。老實說，我親自負責這任務，一方面固然為了解憤，但同時却也有著一點私心：別的友伴都出發到前線的杭州，而自己獨率三機留在後方，得不到作戰的機會，心裏不免快快，現在機會來了，我自自然不肯輕易放過的。」

坦白，豪爽，我注視著他雖在病中仍舊精神飽滿的面容，靜等他繼續講下去。

「經過較長期在險雲中的奮鬥，二十五號的當天，

終於到達了枕地，在寬橋降落下來。署長看過上面下的命令，頭則不敢怠慢，立即下令除教練機外，所有戰機全都即時移往距離寬橋十八華里的喬司機場，以避免敵機的襲擊。喬司這地方實際只是一片曠地，並不是設備完善的機場。現在聚集在這裏的飛機一共是二十二架，內中屬於驅逐作戰的有我這一隊的六架，廣東第二隊的也是六架。我辦完了送令的任務，也偕同其他戰友飛到了這裏。在這裏，我們雖然是爲了「待避」，然而仍舊疏忽不得，因爲前方的情報網太不好了，固定的監視哨簡直就沒有，敵人來一下出其不意的奇襲是很可能的，何況昨天情報還報導過能須賀活動的消息？當晚，我應隊上的機械長，第二天一早就把發動機預先打開，以免敵人突襲臨時開車不能起飛。接着，又吩咐隊上的飛行人九點鐘一律就寢，同時把六架飛機分成兩班，我自己率領其中的三架担任第一班的警戒。

石將軍的譚鋒異常勁健，完全不須我這「訪」者發「問」，像個說似的一瀉千里的講了下去。

「這晚上，說來真有趣，我們全體幾十個人都是在寒風縱橫的露天中渡過的夜，地上鋪起草，穿著飛行衣，枕著降落傘，和衣睡了幾小時。第二天，天光還沒亮，我便起來了，看著機械朋友把我那架永其患難的容克K四十七開了車，正當其他各機也將次第開車時，寬橋方面突然飄來了多量飛機的喧響聲。無庸猶疑，是敵機來襲了！我的飛機開車早，溫度已夠，其他有的根本還沒有開車，有的雖已開車，但溫度還不足起飛之用。怎麼辦呢？二十三架飛機一致羅列場上等待敵人襲擊麼？時機急迫了！我不

能顧及自己的安危，我不能多所考慮，祇吩咐了地上的一句「趕快開車起飛」，馬上就招呼後座隊員沈延世一同以進座輪單機先行騰飛起來。」

「請恕我阻擾您的語路，這裏我又冒昧地插入一句閒話，「您所駕的既是驅逐機，何以會有後座呢？」

「這正是中國航空發展史上的一段佳話呀。那時也不僅祇中國空軍如此，就是世界列強的空軍都還沒有進步到今日的程度，初創不過數載的中國空軍一期比較善後自然更不必說。我們的容克K四十七，不但設有雙座，而且前後座還是以背相向，換言之，就是前座專管前方，後座祇能應付從後面進襲的敵人。前座有固定機關槍兩支，子彈從螺旋槳葉的隙縫中穿出；後座則有旋迴機關槍一挺，這槍上下活動的半徑比較大，左右移動的角度却祇有三十度，所以我們的飛機左右兩翼是死角。」

稍微停了停，石將軍的語聲更加明朗了。

「現在，回到正文罷。沈隊員一登上飛機，馬上試了試他的旋迴機關槍，槍膛裏本來已經有了子彈，但是他不知道，信手一扳，又一顆子彈進了膛，兩顆卡在一起，所有的子彈都打不出來了。在萬分緊急的當口，偏生出了這意外，他報告我，我無可奈何，只得囑咐他坐在後面，把住槍杆裝腔作勢，阻止敵人從後方的左右翼來攻擊我們的死角。沈隊員慨然應命，我們馬上起機了。在起機的那一刹那，炸彈爆裂聲已經從寬橋方面傳來，而敵機的模糊的影痕也在我們眼前隱約出現了。襲擾的敵機一共十五架，六架是八八式轟炸機，其他的九架則是法國造的驅逐機。後者單座，很靈便，性能遠較我機優越。依照戰術講，

驅逐機作戰，應該先爬高，然後再攻擊；但是當時情勢急迫，沒有這種餘暇，我起機後，只環飛了一圈，敵人便已經逼到了面前，我唯恐地面的友機被炸，雖然以一當十五，但仍不顧一切的向著敵機猛烈衝擊起來。首先，我的攻擊專注在轟炸機上，因為這樣可以使敵人不能準確投彈，從而可以使我方所受的損害減少，以至於無。果然，攻擊了幾架之後，敵轟炸機一小隊中的兩架便受了重傷，整個的隊形立刻散亂了。胡亂把炸彈投擲在場外田野之中，各自狼狽逃去。可是同時，敵人的驅逐機卻從較高的空域陸續俯衝下來。我耳聞機關槍聲，眼見左右兩方有著光彈衝破破曉的微曦向著機身撲來，心知敵人驅逐機的總攻開始了。但我這時因了第一任務——衝散轟炸機的目的已達，衷心異常愉快，精神也就倍增，雖然以寡敵衆，却是毫無懼怯。在九機的包圍中，往來衝突了十分鐘，敵機完全沒奈何我。沈延世坐在後座，雖然打不出子彈來，但是裝腔作勢，使敵人不致從後方兩翼來攻擊我們的死角，這在自身防禦上所盡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不過，話雖如此，以一對九究竟不是好交易，何況我們的容克雙座戰鬥機性能遠遠不及人？周旋時間一久，我這一架單機漸漸感覺不易支持了，機身上陸續中了許多子彈，正當我右手把握駕駛杆，同時伸出左手去操縱油門電門的時候，突然從左方飛來一顆子彈恰打在我左手的膀臂上……

「哎呀！」我失聲喊了出來。

石將軍瞥了我一眼，仍舊繼續往下說，從聲音裏聽得出現在他的感情顯然是有一點激動了。

「敵人……子彈是國際法所禁用的毒藥彈！這彈一

招上，左膀子立刻爆炸開了。全身麻木，左臂完全失去作用，鮮血噴泉似的四處迸飛出來。我拿右手把油門通油打開，然後獨臂操縱著駕駛杆，仍然和敵人拚命奮戰。因為這時如果逃過，危機尤大，勉力作戰，等到有人前來接應，飛機便可保全了。」

愛惜飛機猶如愛惜自己的生命，這是空中戰士的教條，但只有偉大的英雄才能信守。

「機門又支撐了一會，」石將軍說，「我的飛機發動機中三個汽缸都中了彈，先是冒煙，接著旺火，看形勢簡直要熱燒起來了。這危急怎樣應付？我冷靜地思考了一下，接著，馬上拿腿夾住駕駛桿，先用手打開救火器，噴出滅火藥末把火撲滅，然後沉着地慢慢飄降下去。」

「您不怕敵機追擊麼？」我又問了。

「是的，我沒有忘記四面八方圍攻上來的毒鳥，所以我採取了蛇形的路線向下飄降著。後面，六架敵機緊緊跟追，另外的三架則爬高到雲端遙望望去了。這時，我的高度有限，不能飄降到蘇橋或壽司機場，只得強迫降落在田野裏。田野，有的是乾田，有的是水田，很幸運的，我的飛機降落下來時剛到一條田埂上，機身一彈，便跳過水田，而落到一片乾田上。不則，危險就又發生了。降落下來以後，後座安然無恙的沈隊員立刻把我救護下來，剛剛下機，一片俯沖聲又襲入了我們的耳鼓，知道是敵機追蹤掃射我們，便趕快匍匐到機身下面，所幸兩人都沒有再遭受傷害。敵機走了之後，航校的毛邦初副校長派了救護車來，在許多隊員的簇擁之下，我便進了醫院。」

隨著石將軍的話鋒，我的身體也飛上一片激烈搏鬥的



要空了。讓他休息了一會，我又提出了我的問題。

「這空軍有史以來的第一仗，其他的戰士到底有沒有人也參加了呢？」

「有的，」石將軍略一思索之後，說：「第六隊的陳廣超普明駕着可塞機曾經來援救我，但被三架巡邏高空的敵機所擊傷，傷中肺部，飛機也同樣的安然降落下來。此外，別的戰友也有升空追敵的，現在已經不能勝記了。」

「希望您把這一役的戰果對我說一說。」

「敵人共損失轟炸機二架：一架落在海裏，一架墜落錢塘江口；前者兩個駕駛員全摔死了。後者一個駕駛員折斷了腿，被另一同機者抬走，機身上的圖徽也被挖去了。我方則無論軍用機教練機皆無損失，人，雖因情報不靈，遭受奇襲而受傷，但機隊均安然降落，且非常值得欣慰的。」

「您的傷勢是怎樣發展的？和當時杭州的民衆一樣，我現在仍舊關懷。」

「我進了廣濟醫院以後，經過檢查，進口是一個，出口是四個，內裏藏着三個彈片，傷勢極重，用手術消過毒，包紮好了，醫生便來和我商量：他認爲飛行員最寶貴的雙手，能保全時總以保全爲是，黃善長的見解和醫生一致。而我，更不必說，是決不捨得萬能的手和自己永遠分離的。但是我們却都不知道這達達達達的厲害！開頭幾天，傷勢倒無甚變化，到了第七天的夜間，左臂突然開始滲血了。全院的醫師全都集中在我的病房內，研究對策，經過詳細檢查，曉得是血管潰爛，患處發炎，急忙施行手術，堵血，當時血是止住了，但不久又復發，經過三次滲血之後

，因爲毒氣上衝，熱度突增，睡眠飲食都不安適，醫生於變了主張，認爲此際左臂是非留不可了。軍人身屬國家，一臂的去留也應向上等請示。經過毛副校長負責簽字之後，我的左臂便在三月十一日割斷在杭州的廣濟醫院。」

說到這裏，石將軍的語音漸趨低個了。我也不由然的唏噓久之。可是石將軍惋惜自己寶貴肢體的情懷祇保持了一刹那，隨即他又滔滔地說了下去。

「如果這膀子早錫掉，三星期內必能收口；但用錫誤了時日，錫後仍然發炎，瀉戰停後便又轉入上海生惠霖先生的醫院就診，連同最後在南京鼓樓醫院療養的時期，先後一共醫治了六個月才展復歸隊的。回隊以後，兵工廠僚都安慰備至。但自備缺少一臂，不能繼續飛行，便自己請求把隊長職務辭去了。」

「這以後您擔任了什麼工作？」

「新任蔣敬恩署長派我擔任入伍生隊的隊長。這時瀟戰剛剛結束，大批的青年正爭先恐後的涌向空軍裏來。我瞻望前途，深爲祖國及祖國空軍慶幸，便日夕地研究各種種技術方法，用來教導訓練青年學生，而學生們因了我這一二八保衛祖國的一個犧牲者，便也特別信仰我所說的一切話語。航校×期學生在這次全面戰中，無論驅逐轟炸，都爲祖國空軍掙得了不少光榮，他們——這批×期學生便都是在我手裏入伍的。等到×期生入伍時，我便辭去了入伍生隊長的職務，改任南京總站長。在南京總站長任上三年零七個月，成績總算還好。八一四前，又調任第××司令部參謀長，全面抗戰發生，便以參謀長的身分代沈德望司令行使職權，總理站務、防空情報、以及驅逐隊

作戰的指揮事宜。嗣後，當局感到空軍運輸困難繁多，亟須成立××監部，便委我作××監，辦理全軍物資撤退一切事項。兩年來在艱苦中奮鬥，所幸尚無遺誤。最近，因為感到××監部組織機構上欠完善，便自行呈請撤消這一獨立組織，改隸航空委員會，設立一處，我便擔任這一處的處長一直到現在。」

「聽說在您剛剛受傷的那向時，杭州、上海、南京一帶的報紙天天都登載您每日四次的體溫表，可有這事麼？」

我把話又拉回到「一二八」，因為人們崇拜石將軍是爲了他是「一二八」時候第一個擊落敵機的空中英雄。

石將軍點點頭：

「確有這事的。而且每天醫院的天井裏都聚集著成羣的人要慰問我，並且送給我各色各樣精美的鮮花、食品、和用品。這些人，老年的，稚齡的，男的，女的都有，熱烈的情緒真真使人感動得下淚。」

「這是您應得的報酬。」我也感動地說。

「順便我再講兩個故事給你聽聽：有一次我從上海回南京。坐在二等車裏，同車有位律師突然冒昧地問我：『你是石先生罷？』我應承了以後，他便跳上坐椅，對著全車廂的人大聲演說起來。全車廂的人大概那時都還記得一二八罷，聽完了演說，登時全體瘋狂的歡呼起來。車到南京，不等我喊腳夫，十幾個年青人早已你搶我奪的把我所有的行李都搬出站台去了。又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在飯館裏喫飯，喫完了付帳時，才知道我的帳早已爲一位不知名的客人預付了，欲待推托，這客人却已經離去飯館半晌

了！差不多一二八以後的幾年內，我穿著空軍制服，走在許多城市的街衢上，總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的說：『這是石邦藩，或是逕直地對我打起招呼來。我太感動了！』

「這是您應得的報酬！這是您應得的報酬！」我重複地說。

「應得的報酬麼？其實我的這點勞績才真正是應盡的責任呢！我覺得作人應該以精神愉快爲第一，盡到責任，精神便能愉快。況且，我們空軍軍人既然以身許給這危險職業，生命安全，一切都應該不在意下，過去在內戰中，因為失事而斷臂折腿，甚或死亡的都在所不免，現在難得遇到國際戰爭，有機會給欺凌我們的敵人一個迎頭痛擊，再要不努力，怎麼配做人呢！」

看著他嚴肅的表情，聽著他正直的話語，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答對。歇了一會，石將軍又接著說了下去。

「那年傷愈出院，我到廬山去見委員長，委員長詢問我的病狀和家庭狀況，可說體貼入微，並且吩咐我，如果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到他面前來陳述。最近，在重慶舉行××會議，會後聚餐，我的座位恰巧和委員長對面，委員長看到我，又含笑問我缺少一臂生活和工作的不便。整整九年了，委員長關懷一個傷員，始終如昔。這怎能不使我感激涕零，而愈思奮發努力，以圖報稱呢？」

講到這裏，醫生來了，我才猛然省悟：石將軍還在病中，我的煩擾實在已經超過了限度，便起身告辭。

在門口，熱烈地又握了握那英雄的手掌，我便帶著中秋節品瑩的月光步上歸途。

# 王天祥

劉風

人生不作安期生

醉入東海騎長鯨

有人說「哲學家祇是曾經各式各樣地說明了這個世界而已」——我問：這世界是什麼？

有一個園地，結着科學和玄學的果實，園丁們深思的睜眸，夢也似的望着遙遠的天際，慎重地落鋤，培植他們獨特，深澈的結論。有一天，你懷着純潔的心懷，問他們：「人生是什麼？」於是，那些科學和玄學的權威，經過像

「人生是什麼？」於是，那些科學和玄學的權威，經過像螞蟻在蠅房上的紛擾，然後從他們自己種植的樹枝上，摘下他們理想的果實。像冬天的冰雹似的塞進你的頸子，他們噴噴着說——「瞎瞎瞎，這就是人生。」——千種解說，一萬種型式，你廢然出來，問人生是什麼，依舊是一個謎！

謎是什麼呢？誰有勇氣這麼往下問嗎？謎嗎？那是隱隱約約的，似是似非的，如有如無的，像蒼蒼夜色中所升起的那篇一樣，你感覺人生的着落太渺茫嗎？是的，且聽我說一個故事吧——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廿一日，有一個人失蹤了。據傳說

瀕海的寶山縣城，縣長接到一個負傷的軍人的卡片，印着「王天祥」三個字，左下角的籍貫是「江蘇南京」。可以告訴的，就是這些。希望你不要再往下追問。「縣長最關心？」縣長許在兵荒馬亂中失蹤了，也許在淪陷區域中隱匿名匿跡了。「那張卡片呢？」那張卡片也許和縣署的瓦礫同葬在餘燼中了，或者被縣長的小小姐在啼哭時撕碎了。你千萬不要再問那個南京市的王天祥君現在在那裏？誰知道

呢？也許還在寶山城，也許，就是你今日不識名的那個鄰居，這所以說是傳說！那個失蹤的王天祥君，他的故鄉却是浙江黃巖縣寧溪鄉人。

又有一個傳說——

民國廿六年八月廿一日那天，上海的紅十字會的救護軍從火線上載滿了受傷的士兵回來，經過一個被火焚燬後的村落，有一個受傷極重的空軍上尉，躺在清涼的河水沿。車上的人實在太擠了，沒有地方安放這一個需要護送的戰士。車子疾駛着回去了，希望第二次開回來再救護他，然而「時間小兒」玩着惡作劇，等車子第二次駛近被火焚燬了的村落，那兒又變作火線了！

誰是救護軍的車長？為什麼當時不抬上來？先生，這就是謎，這就是人生着落的渺茫！

一個上尉，一個驅逐大隊的代理大隊長，一個空軍大隊隊的統率官，誰也珍惜戰時遺留的一個人才。於是，隨長江口岸戰區的司令官，澈查他的下落，據一個前東區的戰區司令官確實的報告——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廿一日那天，有一隻受傷的塞克機降落在寶山附近的一個荒島里，駕駛的人，是一個空軍上尉，當時島上的拓荒者，認錯是駕青天白日的國徽的飛行人，由於天賦的同情心，他竭他所有的智識，和那個荒島上所能搜集的救護材料，為他包裹傷創。不幸的是，生命不曾得着人生的真諦便歸去了，他被安葬在荒島的沙土中

潮沙漲了又落，太陽升了又沉。沙岸的廢草碎亂了

波上的月色，在夜風中搖曳。海的東方有他的故鄉，有一個樸素鄉者，是他的老父——不，不，誰能說這位置上尉一定是王君天祥？

根據這一個報告，有人向這一個荒島去探尋那位寂寞的拓荒者，和搜求那個上尉的消息，可是，「時間小兒」玩着惡作劇，那個荒島淪陷了，那個鄉人遷居了，這黃土墓，墓中人，隱隱地宿居在大地上，聽濤聲。

戰爭在八一三爆發，八月十二日有人在南京飛機場見到他，他正和他的隊員在機場警戒。那時，戰爭的暗影籠罩着每個人的心房，故舊重逢的歡慰，僅僅作了一個引子，接着便談起戰爭與和平的見解來。人們忘記了夢戒中的單調，心在其間，是神主戰的決心和他死中求生的壯志。八月十八、九，他率領一部份的隊員，從南京到杭州去，經過廣德，在加油時，他笑着說——

「你看着報吧！誰不是三架，兩架的紀錄？我呢？我們到了杭州，敵人飛到南京去。我們到南京，日機飛到杭州去。這一次又到杭州去了，看它往那兒飛吧！」

此後便失了他的音息了。

八月廿一日，王君受命轟炸長江口外的日艦。霍克三式是對於俯衝轟炸的驅逐機。二小隊比翼地貼在蔚藍的天空，向目的地前進，高度是空戰的優勢，飛機的性能有如名將的良馬，而數量呢，聽德國造成現能獲勝利的名將魯屯道夫說：

「戰事中置數目重要於不顧，而安希以少制多，實為大誤。」

那次，敵方防空驅逐機，以它超過二小隊好幾倍以上，的數量在空中巡邏，當滿載炸彈的霍克機，向艦艇俯衝投彈時，他們已佔有高度的優勢了，接着一場以寡敵眾的格鬥——戰爭出現於海天之間，這免起瀾落的壯觀，除了

沙島上零落的居民以外，沒有一個人會目擊的。他像王大隊長的人格，決心，披槍，勇敢，我亦像他自己的率。我相信他那架効忠的霍克機，是在連續的戰鬥中，發射了數次戰果，而後逐漸負了傷的，最後，他流星似的墜落了，脫離了戰神的胸懷……

——像流星似的墜落了，這隕石的着落呢？

有位三個孩子的太太，在故鄉期與他的音息。風從遠處吹來，掠過山林，吹過黃巖溪的溪水，她相信風里依然有王君的氣息——他依舊在陽光下呼吸着，不過斷斷了他音息。謎啊！這生命的下落！

黃巖溪，杭州東靈水支流。其北，更有天台雁蕩之勝。山川秀麗，鑄於一爐。寧溪是縣屬的西鄉，風景清幽。溪間的黃魚，是本地特產。它沉在深潭的溪水里，靜靜地張着腮兒自在。黃魚，是王君愛玩的消遣。一尺多長，鱗着銀鱗的黃魚浮上水來，滿映着田園的樂趣。

天祥是王君的字，據王君的鄉人堂舊，王君童年，是個滾球的玩童，孩子們在他的挑撥下，解放了冬烘先生戒尺的威脅。從而叫罵，跳躍，毆打。但天分甚慧，長於書法，文章。性有所好，雖嚴父不能禁。越籍且亦為之。民國二十年畢業於航空學校高級班。任飛行教官，驅逐組組長，第七隊隊長，第四大隊代理大隊長等職。

我回憶——民國廿二年，在農村中的那個操樑中的女兒，該有像小馬的背那樣高了吧？那個最小的弟弟，該該的年齡，是他的年齡；今日在清秀的土鄉中成長，該該朗地在學步了吧？烈士之後裔，正氣所扶植。十年八年以後，行見純明，秀健的男兒漢，又強昂地在人間闊步了吧！請聽取，孩子們——

死去無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 竹兒橋日記

貝嬰

九月四日 晴 星期二

飛行衣膝部的大口袋里，裝上兩冊心愛的書。站在隊伍里往飛機場去。太陽炙灼着，人太熱了。我找到離飛行休息處不遠的蔭影下，閱讀消閑；因為該我最後一個飛行科長從旁邊走過，他並沒有說我擅離休息處的不是。早晨的薄霧早散了。我希望空中有明朗的能見度。

飛了的同學，懷着不同的喜悅和失意下機來。有一位，降落在補助機場，教官告訴他一切應該糾正的缺點。因為飛機上除做簡單手勢，什麼也講解不清楚。有一位，以滿意的口吻，說飛直線是怎樣的一件容易事情。用手勢，笑着的嘴，轉動的眼珠，跳動的脚步，來敘述飛行時是怎樣的得心應手！得到教官的贊許，他們內心的歡樂，早溢出了所能容涵的心懷了。真的，這真該是值得快慰的事情。

最後上機的是我，昨天的空中經驗使我非常安閑。也許這安閑的心情，騙着我往大意的陷阱中去。當教官命我駕駛時，機頭老是高聳，低俯，偏左偏右的不安定，教官常常很劇烈的打動駕駛桿來替我改正。駕駛桿的驟然振動，對於聚精會神在飛的人，其驚惶的餘悸，直顛入心的深處！自己感覺沒有把握而非常煩躁。幸虧以最後的努力，來鎮壓了自己。輕輕叮囑道——「你，你得平靜你的心，柔和你的動作！」

然而教官移轉了駕駛權。機頭脫羈似的，陡峻上昇了。眼前清明的，暗濁的顏色，不規則的在旋轉，天地翻覆

了。我被誰摔在一傍似的，有很大的力壓得我不能彈動。我想，這或者是「跟斗」。又疑心自己會翻出來，摔下去。於是又想起那個保險傘和那條保險帶。我知道安全絕不會和我脫離的，把手腳離開了操縱具，以防妨礙教官的動作，安着心被壓住在機傍吧。也忘記去觀察地面和各種儀器了……大樹有三三秒鐘，飛機又平了，外來的壓力也沒有了，教官回過頭來看看我，也許會使他滿意的，因為我依舊很安靜。可是，第二個劇變又開始了，飛機又在規則的旋動，但是我已經知道這滋味——安心被摔在一傍，以後自然會萬事俱了的。經過天翻地覆，我仍舊以安靜的態度映入教官的眼簾中。地下有銀色的光彩反射上來，飛機正在蕩漾的水波上。我想得到喬受訓斥了。不想飛機並沒有下去，轉一個彎，對正山頭，教官又給我駕駛權了。

我的心倒平穩了，毫不患得患失。也不畏難而躊躇，也不輕忽而懈怠，就以不很清楚的目標對着飛。口里很渴，額上掛着汗珠，慎重地保持着飛機的水平直綫。幾次，教官伸起手來，望着我以慈悅的臉容拍拍手，拍拍手。等飛機降落在飛機場我們隊伍已經在集合，準備回去了。爬出機座，像釋了重負似的。懷疑今天的動作，該算及格呢，還是不及格？教官給我們講評，輕輕說了一句：「一百四十號是你嗎？比較飛的還好。」同時，我接受了同學們欽慕的眼光。

回校，很自慰。明天呢，該注意降落和離地時教官的

動作，將來要應用的。還有，怎樣輕和地運用方向舵，也得留意。

我們一組的飛機是十八號，楊博士告訴我們這號機已經飛行過二百七十八個鐘頭了，機尾上有：

CONSOLIDATION AIRCRAFT CORPORATION

T—6103

BUFFALO NEW YORK U.S.A.

### 九月五日陰星期三

飛過同學都不悅意地告訴我，「今天的氣流太不穩了，飛機自己在空中跳舞，掌握不住……」有幾位臉上掛着汗，而手却是陰涼的，這說明空中的不如意了，也許會像我推的一樣，吃二三個跟斗，幾個快滾。陰沉的天，颳着風，蓋着灰黑的雲層，昨晚下過陣雨，而今晨禮堂頂上的白旗迎風飄搖，所以我們仍舊飛行了。

到飛機上，教官告訴我，「到空中，我故意把飛機飛偏了，由你去小心改正它——」我點點頭。於是，機輪滾進了。教官離地操作，經昨天上了飛行學以後，也約略知道些門徑了。滾行時，駕駛桿和方向舵所以劇烈地擺動的緣故，是因為在地面的飛機，速度少，磨擦力大，所以動作也粗；和空中的操縱不一樣的。

大概由於天氣的關係，地平線模糊得很。賴教官隨時修正，才能保持飛機的水平。教官也沒有點點頭，也不打聽握在我的手中的駕駛桿，一任我搖搖擺擺的駕駛那醉了的飛機。又望見閃爍着水波的錢塘江了。教官把飛機降底了，望下去是廣漠的一片，荒涼而平坦，長着深深的蘆葦，印着飛機起落的痕跡。無疑的，這是衙司了。為什麼教官要帶我到這裏來呢？該受嚴厲的斥責了吧？飛機停止了，教官和平時一樣的語氣告訴我：

「飛機偏了，不可以證方向舵，祇用駕駛桿改正就得了。連普通大半徑的轉彎，都可以不用舵的。回去以後，去告訴同組的同學。」

風吹得較以前都猛烈。是正逆風吧？我思。希望從側方找尋目標，頭一偏，一陣風便把眼簾吹到了腦後。我正在駕駛，右手騰不出空來，只得縮在風箱。飛行。待教官發現才給我機重戴上——轉機記在這里，為此後「着疑」不切實戒！

由教官指引，我瞭望到像視鏡似映着白光的兩湖。墟中房屋如櫛，中間冒着一股白烟。教官減少了油門大聲對我說，「看！那邊火燒了！」「飛機也可以作救火會的瞭望台的，」我想。

降落時，我努力探視管理室旁邊的丁字布，好容易才發現。教官講評時說，「你沒有昨天飛得好，改進比較你快一點。」好！我在退步！沒有進步已經夠瞧的了，怎麼可以退步？看明天吧，我要主動的操縱這架美國人造的小飛機往直線中飛！我要主宰它！

### 九月六日晴星期四

人真有好勝的天性，進步，由於好勝的競爭心；殘害，也是由於好勝的嫉忌心。競爭是可以的，但是應該有正大光明的心地。該常常記着這句話。

天晴朗，水天一色。地平綫在天盡頭呢？還是在水的盡頭？我以它作標準，使飛機平飛前進。

忽然，機頭高了，高得對着天地綫上的一朵白雲，我在驚疑，「為什麼？」教官的雙手作了個直進的記號，於是就對着那塊銀白的淡青的雲塊飛去。忽然機頭又驟然低了，沉落在地平綫下的水波中，教官又作個直進的記號，我

(下文移往第五十七頁)

# 陪都制空權是我們的

## 一、保衛陪都制空權

入秋以來，敵轟炸機每次襲我陪都，總帶同大批的驅逐機作護衛。這批驅逐機是敵人最近向×國購買來的，性能既優越，油量又大，從宜昌起飛，往返我陪都一遭尚有餘裕。敵人以為藉了這優越性驅逐機的掩護，轟炸機便可縱橫我陪都上空，任意施行殘暴，而不遭遇攻擊，換言之，便是可以奪獲我陪都的制空權。

然而，九月十三日的正午，我空中的錢轅却給了牠這妄想一個最無情的打擊。

陪都的制空權是我們的！

陪都的制空權永久是我們的！

## 二、布下天羅地網

從九月上旬起，指揮川中空軍的賢明司令官已經就開始策劃應付這制空權爭奪戰的謀略了。

從「志航大隊」，從「鐵鳥大隊」，陸續調集了最精銳的×翼機和×翼機×十架，分駐在××，×××，×××，×××，等三個機場，任務分別派定，編配調度停當，一聲令下，分途奔趨重慶上空，協力來給那班狂妄的飛寇一陣出其不意的掃蕩。

天羅地網早已撒下了，淨等敵人自己來送死。

陳之龍

## 三、敵機臨陣退縮

十二日，二十七架轟炸機，在十八架驅逐機嚴密的保護之下，戰戰兢兢的從宜昌出發了。

急電從空中傳來，戰士們披掛停當，全都磨擦擦掌，倚機待命，準備在陪都制空權的保衛戰中，大顯一番身手。

時間到了，溫度夠了，担任外圍巡邏，攔截敵機的×機××架首先從×××機場成隊騰空而起；隨即担任市中心配合作戰的銳機××十架，快捷如流星的×翼機，穩妥矯健的×翼機，也都分從×××和×××兩個機場起飛，以快速度會師重慶上空而來。

不一會，我遼闊的陪都便戴上了一具鎖盔，××十架銳機，滿布蒼空，這一隊隊，那一隊去，你巡邏在外圍，我飛翔於內圍，整個的重慶都在空中戰士們的擁抱之中了。

敵機從川東繞着曲線，偷偷摸摸的來到附都地帶，見我陣勢堂堂，不敢輕舉進犯，在××××一帶徘徊躊躇片刻之後，就把所攜炸彈全都投擲在荒郊曠野，倉皇地全隊折轉回去。

## 四、銳利的情報眼

第二天，九月十三日，敵人野心不死，一個更大的轟炸機驅逐機的混合編隊，又從漢口分批出發，在宜昌加油集合之後，向著川境竄來。

我方銳利的情報眼，不轉睛地監視著敵人的一舉一動，通過空中電訊一樁一件都詳細的傳到重慶司令部的長官室裏來。

大約十點多鐘，漢口的敵驅逐機開始三架兩架的起飛，向著宜昌方面集中過來，最後是一大堆轟炸機成隊升起，也向著西方疾進。當驅逐機分別先後在宜昌前進機場全都加足了油時，成隊的轟炸機也追趕而至了。這批巨鴉在天空環飛一大匝，等場上待發的驅逐機全都騰身起來，然後在空中編成混合隊形，一齊向著川境進發。

十一時一刻左右，情報傳來，敵驅逐機兩個二十七架的編隊從宜昌起飛了。立刻司令部裏空氣緊張起來。命令一發，担任巡邏搜索的×機兩隊，由一鐵鳥大隊一編隊長曹世榮領隊，首先從×××機場起飛了。接著×翼機，×翼機，每種×××架，也都各從防地凌空而起，以閃電般的速度向著戰時首都飛來。

這時，情報傳來，敵人第三個二十七架驅逐機又從宜昌起飛了。

八十一架驅逐機，轟炸機却祇有二十七架，三比一的編配，敵人的意圖誰也能夠洞悉的。

## 五、雷炎鈞首先接敵

驅逐機敵對驅逐機，對於一個空中戰士，是最感覺興奮的事。自從武漢撤退以後，這種總會是久已不見了。今天，敵人又來大批送死，我雲端健兒，個個奮發，人人鼓舞，飛在空中，極目遠矚，惟恐狡猾的敵人伺隙突破防線，失去最寶貴的迎頭攻擊的機會。

××匹馬力馬達的後面，目光像電光，戰鬥意志像一把鋼刀。

正午時分，市空東南方突然隱約出現了一大片黑色的粒點。

我編隊的老將一志航大隊一大隊長鄭少愚立刻發現了這異象。這時，他率領著×翼機一個大編隊正巡邏在市區上空。

一個信號發出，大編隊立刻改變了隊形，一邊爬高，一邊折向東南方迎上去。

敵機憑了牠的優越性能，現在所占有的高度顯然高過我們大約××米。

就驅逐戰術來講，我方是處在不利的地位中。可是戰士們沒有一個對於這有所顧忌，油門開大了，馬達怒吼著，三個拆散了的編隊分途向著上前方撲下來的敵機羣衝了過去。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鐵鳥大隊一的部隊長雷炎鈞。

敵機看見三路大兵迎上來，馬上拆散大編隊，轟炸機依舊保持著隊形，微微向左迂迴一下，闖進市空，八十一架驅逐機分隊為許多小隊，分占著不同的高度，一齊俯衝下來。

嗚——嗚——嗚——！



嗚——夏夏夏夏！

雷部隊長率領着他的全隊戰士，揮舞著子彈之鞭，和敵人開火了。

一面操縱著駕駛杆，一面偷空遠眺，雷部隊長驀地發見恰在自己的上前方有七八架敵機對準了他正在向下俯衝呢，再望上看，嚇，還有，數一數，至少二三十架，一個比一個高，魚貫地向下衝來。

雷部隊長急忙發出信號，拆散隊形。一面自己也撥轉機頭，閃避開敵鋒。可是說時遲，那時快，一串子彈之流已經急迫地向著他襲來。機身人立即招上了許多處創傷。然而我們的戰士全不張皇，他依舊保持著鎮靜，避過鋒頭，等敵機全都從高空衝下，他自己的高度較優於敵人時，他又對正機頭，向著敵人反攻過去。

同時，「志航大隊」的部隊長楊夢青陳盛舉也各率隊疾駛上來迎援。

一個激烈戰鬥的場面展開了。子彈在雲端舞蹈，馬達高唱著「光榮或死」的悲歌。敵人的武器像惡魔，我方的戰鬥精神却猶如降魔的天將。

酣戰到五分鐘的光景，我編配在左上方的X翼機又整隊趕來，加入了戰鬥行列。

X十架生力軍一參加進來，實力更加雄厚，我戰士個個英氣勃發，奮勇向前，霎時間，火花起處，兩架敵機倒栽葱流墜下去。

這時，敵轟炸機已經趁機把炸彈胡亂投下。敵機遙遠的領隊以為掩護任務已經達成，不敢戀戰，便發出信號，指揮僚機一齊隨著轟炸機向市空西北方逃遁。

## 六、這裏還有埋伏

敵機狼狽到壁山附近上空，自謂逃出羅網，可以稍微緩一口氣了。不想猛可地從西南一隅閃出一支伏兵，阻住了去路。回頭看時，後面一彪人馬，X十架銳機，交雜著X翼和X翼的，為首一員虎將——那是鄭大隊長——也風馳電掣的趕上來了。

敵總領隊叫一聲苦，心裏方在躊躇應付策略，聽地一聲長嘯，一支奇兵已經衝進了敵人的左翼。

二十七架殘暴的轟炸機登時亂了陣勢，拆散編隊，各各顧自向著自以為安全的地帶逃去。

驅逐機，先鋒改為後軍，雖然心裏萬分想與早早逃命，但在我的健兒的槍尖已經指到他鼻樑上的時候，却也不能不勉強周旋一番。

我大將楊夢青首先衝入敵陣，在三五十架敵機的重圍中左砍右殺，如入無人之境。接著副隊長張業偉，隊員司徒堅也相繼衝入敵陣的核心，拚命向著敵各中隊的飛機攻擊起來。

我各勇士，為了徹底消滅敵人的戰鬥意志，使牠們永久不敢再來侵奪我陪都的制空權，一致下了決心，不給敵人一個致命的打擊，決不干休。於是——

X十架銳機，沒有一個瞻顧徘徊的，全都奮勇追趕下去。

## 七、永別了楊夢青

在敵陣的核心擊斃了三五分鐘光景，楊夢青大隊長與

在是把敵驅逐機的總領隊控制在手中了。他想：

「殺死這個起碼抵得上八九十個！」

這一個總領隊却並不英勇絕倫，他左避右閃，用各種方法脫離楊部隊長的射擊網，但後者却緊緊纏住，寸步不肯放鬆。兩人翻滾搏鬥了十數個回合，那領隊機的高度漸漸失去，運轉的靈敏性也大不如前了。楊部隊長抓住時機，急忙做了一個美妙的英麥曼轉，翻身下來一陣急掃就把這位「總領隊」掃下了天空。

楊部隊長深深的喘一口氣，才把眼光在儀表上掃射一遭，不意十六七架敵機突地從較高的空域，一齊對正他的機身俯衝下來。

楊部隊長渾身上下中了無數子彈，鮮血從各個創孔奔流出來，他幾乎暈厥了。他咬緊牙關，勉強操縱著駕駛杆，可是他坐機的高度越來越低，越來越低了……

擊落敵機四架的楊部隊長，現在在最後擊落一個敵航空兵團長之類的飛寇之後，和虔誠崇敬他的萬千同胞永別了！

龔副隊長一見，怒氣填膺，立刻拍馬上前，以一對一大隊的和那殺傷他戰友仇敵纏鬥起來。

同樣的，他也陷入敵人圍攻的漩渦中了。左殺右砍，前招後架，周旋了兩三分鐘，他毫無倦容。霎時，敵機在他手下重傷退却的不知有多少。

可是敵機在數量上遠較我方為占優勢，一批殺過，一批又圍上來，龔業師再四衝突，終究不能脫出重圍。

現在，他身上也擊中十幾顆子彈了。  
「呀！游罷！」

他咬牙切齒地想，接著對準一架當頭的敵機撲去。撲！一團烈焰衝天而起，敵機應聲墜落下去。龔副隊長乘隙突由攻擊的核心，忍著創痛，把殘機安然降落在××機場。

### 八、兩員小將

敵總領隊被擊斃之後，敵機羣龍無首，無人指揮，自然避重就輕，看見哪架被圍，便羣趨哪架而來。

現在，我方兩員小將又陷在重圍之中了。一位是高又新，一位是司徒堅。

前者前此在重慶市空軍機追擊落敵機一架，敵軍擊落才停止，事情為最高當局所親見，隨即手令召見，慰勉備至。這員小將此刻又懷著虎狼般的豪勇，衝進敵陣，完全忘我的和一大批毒鳥搏鬥起來了。

毒鳥愈聚愈衆，上下左右，四面八方，全被敵人占位，高又新雖然英勇，但終於被困縛住了。

看看情勢危急，一員上將挺槍躍馬，殺出一條血路，把高又新救了出去。

高又新定睛看時，那員上將不是別人，却是大隊長龔少愚。老將久經戰場，臨陣絲毫不紊，確是不凡呵。

司徒堅，也是一位初生的虎嘯，英勇過猶遜倫，這敵在七八架敵機的核心裏殺得正起勁。

嗚——一個敵機翻下來，一小隊的敵機圍攔攔攔。

嗚——又一個敵機翻下來，右翼敵機燒前的一架被擊。員立刻應聲倒臥在座艙裏，失去了知覺。

另一架敵機正準備好了反攻，從六千五百呎……

。這位躊躇滿志的飛寇，完全不知道右翼最先那一架友機已經失去操縱，會阻礙他的道途。於是——

狂！兩架最新式的X國造的銳機撞在一起，俯衝極限速度所產生的鉅力把每一片鋼種都壓成了齏粉。

其餘的飛寇全都胆戰心驚，面目失色，忘記留在天空何所是事了。

司徒堅却哈哈笑著，脫出重圍，顧自折轉回去。不想就在這時，刺斜裏從七千米高度衝出一架敵機，

急迫的連續的對他攻擊起來。

我青年勇士措手不及，在成功之後壯烈成仁了！

### 九、陪都制空權是我們的

激戰一共延續了二十幾分鐘，敵機估計返航油量行將告乏，就狼狽不堪的零星星向歸途逸去。

這時，六架敵機已經當場墜落我陪都外圍的郊野，其餘拖著煙尾負創不回去的還不知凡幾。

出動最新銳的驅逐機八十一架，在我少量飛機的鞭擊之下，竟落得這般大敗虧輸！

如此空軍，還敢妄想掠奪我陪都的制空權！我們敢對世界保證——

陪都的制空權是我們的！

陪都的制空權永久是我們的！

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 寫 稿 日 記

(上樓第五十二頁)

只得對着茫茫的水光飛去。教官移轉了駕駛權，轉個急峻的彎，對準了山頭命我飛去，然而機頭又驟然超出山頂插在白雲間，或驟然降落，插在山腰上了，自己驚疑得很。

又是一個天翻地覆，——這早在意料中，看教官轉過頭來的臉色，就提防着了。當機頭朝天時，向下的氣流把我緊緊的壓下去。這一次，我一些也不慌忙，頑強地對壓下來的氣流加以反抗。飛機翻了一個跟斗，機頭從低的地方拉上來，氣流又想來壓迫我，我也不客氣的預作應付。正等待教官來第二個，飛機驟然下降了，飄過江，落在機場里。

教官的質問是，「為什麼不改正過高了，過低了的機頭，當我給你做手勢的時候？」

這樣，我的疑問解決了。是我誤會了教官的手勢。他希望我改正過高，或過低的機頭，而我以為是保持過高或過低的機頭。雖然再起飛，我如教官的願望把高低改正過來，而時間已經不容我學習轉變了。

讓時間輕易溜走，該自己慚愧的。

教官給我的講評是：「惡劣的氣流襲擊翼面，它一定先給副翼一個振動，這個振動會驟然抖動手中的駕駛桿，而你應該立刻使駕駛桿恢復未抖動以前的地位，這樣飛機才不會受氣流影響而傾側了。」

「什麼時候可以學轉彎了？」同學們問——

「等你們平直飛行到了家的時候。」

「什麼時候到家呢？」我想，於是轉彎吧！

# 蘇剛之死

丁布夫

××隊飛行戰士蘇剛之死，已是半年以前的事，事件雖然是明日黃花了，但是蘇剛所遺留給我們的精神，則是離今猶昔，還值得我們現在再來論述。

本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隊上照例練習飛行，由×隊長領飛，蘇剛飛的是××式驅逐機。×隊長升空飛一轉，發動機的聲音有異，放輪落地。蘇剛跟着也落地，但是忘記了放輪，飛機受了微傷，損壞程度不及百分之十。

蘇剛在離此的半月以前，曾損壞××一架，損壞的程度也是很輕微的。當時有人聽見蘇剛說過，他說我再損壞機子，我必自殺以謝過。想不到半個月之後真的成爲事實。就在二十二日那天損機返隊之後，在枕下取手槍自殺，砰然一聲，這個二十八歲前途無量的戰士，就倒身在血泊中了。

這個自殺的青年軍人，過去參加過梁山蘭州等地的空戰，勇敢開於同僚。梁山之戰曾受傷，在蘭州的某次飛行中，他曾在尾旋中改出，大大的獲得上峯的獎勵，這樣一個士戰的死，是很可惜的。

蘇剛自殺之後，有一個時期做了他的知者的批判資料，議論紛紛，全體對蘇剛一致惋惜，當然沒有異議，但是在哀悼之後，一般對這種作法却大都不以為然。最明顯的理由是：蘇剛應在戰場死，不該爲了一點小節而走上自殺的路。

## 鷹之歌

周忠緒

我像一隻鷹

張着翅膀

自由地飄蕩

自由地飛翔

淡藍的天空

是我的操場

灰白的雲層

是我的哨崗

可是在我的心頭却起了無限的悲鳴，我毫無疑義的同情蘇剛，我以爲蘇剛這個作爲是英勇的，在新興的中國空軍中是需要的，和陣前戰死有同等價值的。

空軍戰士自殺者前曾有過二人，一就是降落敵陣不願自殺的閻西文，一就是損壞飛機引咎自殺的蘇剛。我們當然景仰閻西文的這一死，閻西文是空軍的第一個出隊者，他這樣一死，留給中國空軍光榮無比的人格，表明中國空軍崇高無比的人格，刺激中國空軍盛旺無比誓死的戰意。

更開拓了中國建設大空軍的訓練的途。我們要知道，閻海文之死，蘇剛之死，閻海文當時的情緒是慷慨的，蘇剛當時的情緒則是痛苦的。閻海文一死而名揚天下，蘇剛一死却湮沒無名。然而閻蘇兩人所給予中國空軍的貢獻和日後建設大空軍的功績是相等的，蘇剛一點點都未差於閻海文。

人機孰重？這個問題在正常的情勢上解答起來，當然是人重於機。但是在一個非航空工業的貧弱國家講來，縱然不能機重於人，也應當是人機并重的，美國飛行失事時開口先問「人怎樣了」，在中國却不得不先問「機如何了」。一人一機，一是一是正常

德海戰一幕，實是我們人機孰重問題的最好引證。德羅斯比上將是奉命自行炸沉的，倫道士艦長本無殉難的義務，德國是一個海軍弱勢的國家，海軍人員當然是很寶貴的，而倫道士的頭腦的養成所付的代價是很大的，但倫道士竟不惜以身犧牲，以光榮的死來掃除失敗的恥辱，強調了德國軍人的傳統的精神，給世人神聖上一個重大的震動。

我們要知道物與人的價值，是不能單純的以個體來衡量的，物的身軀碎了，物就碎了，人的身軀碎了，但其他的精神長存，這精神留下來就變成教育，軍艦沉了就沉了，飛機碎了就碎了，但是倫道士一個人的死，他會教育出百個千個倫道士，蘇剛一個人的死，他會教育出百個千個蘇剛來的。

回憶數年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首次大規模演習各兵種聯合作戰，某工兵連長因架橋業務限期未成而自殺，一時軍人德性大為提高，我相信這幾年來中國新軍人魂的建立，這位工兵連長的貢獻必多。同樣我們相信，中國空軍今後必定會開闢一個蘇剛精神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閻海文精神所未開闢到的。然後新中國大空軍在這兩個精神世界上建立起來。誰說蘇剛死，蘇剛沒有死，閻海文精神是弱勢空軍的搶戰精神，蘇剛精神是中國大空軍的建設精神！



我是多麼驕傲  
不怕山海的阻撓  
我是多麼愉悅  
馬達替我歌唱：

我  
沉着  
勇壯  
時高時低  
忽俯忽仰  
巡邏在天空的四方  
當敵人來襲  
一定把牠毀滅——  
在祖國的土地上！



的，一機如何了！是畸形的，但是我們應知道這個畸形的存在，乃是一個正常空軍建設必經的過程，不能避免的。我們應該從速促進從「機如何了」到「人怎樣了」的時代。

蘇剛無疑就是給「機如何了」所犧牲的，在他個人講來，他為促進「人怎樣了」的時代而自我犧牲的。蘇剛坐機的損壞程度還不及百分之十，照目前一般本可無咎，而蘇剛以一身之死來強調它成為目前空軍一個極有教育價值的英勇作為，他無異提出一個極堅強的口號，就是一每一個戰士應特別愛護他的戰機甚至超過他的生命！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烏拉圭海的英

# 當人們歌頌這勝利的鷹羣的時候

施貽

帶着斗笠和行囊，  
把鋒利的鋤頭壓在肩上，  
爲了接應徵調的命令，  
我們拋下了自己的莊稼，  
向若陌生的途程邁進……  
三叉路口！  
老輕的妻在爲我送行，  
老黃狗睜着懷疑的眼睛……  
(它是俄在妻的旁邊的)  
我恬靜的笑着向妻說：  
「我去修飛機，  
趁好天，你把莊稼收好！」  
妻點了點頭，  
老黃狗搖動着尾巴。  
隊伍去遠了，  
保長高舉着的白布旗——  
「××縣民工隊」  
模糊的字樣在空中飄揚。

不怕風吹雨打，  
不怕太陽炙熱，  
前綫的弟兄們用血肉抗戰，  
我們要用結實的胳膊建國。  
造好這平滑的廣場，  
讓我們的鷹羣好自由的停放——  
依照它工作的疲勞，  
「睡得好，精神飽。」  
我們的鷹羣是矯健的，  
我們的鷹羣是機靈的。  
在藍色的天空里打滾，  
在密雲里上下翻騰。  
強盜的荒鷄躺下了，  
強盜的巢穴毀滅了，  
當人們歌頌這勝利的鷹羣的時候，  
人們也不會忘記——  
我們鋒利的鋤頭，  
我們結實的胳膊。

九月六日

廿九年

希特勒的空中部隊  
據德國反納粹機關廣播  
……的消息，希特勒往來前綫總  
有一個強大的空中衛隊保護著他。他  
自己坐在一架特別裝備的四發動機的  
弗克烏夫運輸機裏，幕僚分乘五架別  
的運輸機環護四周，再外面則是十五  
架雙發動機的梅瑟斯密一〇式戰鬥  
機，十八架單座單發動機的戰鬥機，  
一架加油機，和一架載有二隻強力  
無線電發報機和一座印刷機飛機。  
(實)  
美國的巨型轟炸機  
美國軍部發表正在製造七十噸重  
四個發動機的超轟炸機，能不着陸飛  
行於歐美二洲間，可攜帶炸彈二十八  
噸。這一飛行怪物現正在道格拉斯廠  
製造中，需費估計美元一百萬左右。  
最有趣的是該機能自檀香山一直飛抵  
日本，再航返中程島。該機爲全世界  
最大的飛機，比諸美國的「飛行堡壘」  
還要大過二倍。翼展一二〇呎，航  
續六千哩，時速據說可望在二百哩以  
上。四個發動機共計馬力六  
千匹，能載工作人員十名。  
(驚)

# 美國航空霸權

D·華頓作

啓宇譯

「讀書提要」本年六月號

美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空軍最強大的國家了。我們（指美國，下同——譯者）的空中霸權，就和英國的海上霸權一樣明顯。這不只是紙面上的誇大預言，而却是現有的事實。

我們作戰的飛機，總數約在八千五百架左右。巨大的空軍根據地截斷了美國的原野，一直從北極到熱帶。在一年中我們的飛行人員增加了近一萬之多！而飛機的生產量也增加了一倍，而且現在還在不斷的増加著。我們成了六個國家的軍用飛機製造廠。我們奇速的把握了世界航空工業的霸權。

海陸軍的補充機、救線機、運輸機一起有四千五百架。到明年六月間，單是陸軍方面，我們就有五千五百架，海軍方面就有三千架了。現在我們只有三十九架空中堡壘式」的轟炸機，到明年六月底，我們就有一百七十五架。有許多人還說這個數目太少了！但是世界上像這樣能作長距離飛行的轟炸機又有多少呢？

長途飛行的根據地，已形成了一個大的U字形，從阿拉斯加到運河地帶及普陀里以下，再上至大西洋海邊到紐英倫。大概這些根據地三分之一已造成，還有三分之二的在建造中。這些根據地造成以後，那我們是無往不便了。佔有了地球的頂端，則一些軍事家們所認為空軍的戰略要點，便都一一在我們掌握之中了。同時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區域都在我們轟炸半徑中，地球上百分之四十的地方都離這些根據地較近，但其他空軍列強是做不到的。一個訓練駕駛員及地面勤務人員的龐大計劃正在製作

中。同時民用航空協會也在籌措經費，準備在本月中（指本年六月——譯者）在四百三十七個專科以上的學校裏訓練一萬個學生加入飛行。其他各城市的主管人也將另籌經費。私人飛機狂更是從來未有的熱烈。民用航空協會希望，在暑期中能造就出四萬個飛行人員來，到一九四四年時，則有九萬五千個。

能增加六千人到我們航空工廠裏去，那也是相當重要的事。許多工廠都辦了夜校。在有的工廠裏，工人在機旁就授課。加倍建立我們的工廠、機場，及訓練飛行人員，在軍事意義上講，並不單是目目前多造飛機，多訓練航空人員，而是在非常時期一旦來臨，我們能夠就現有的航空人才，來無限制地補充和訓練。

我們工廠的發展就如像希特拉在十九天內消滅了波蘭一樣的使人對武力感到驚異！一年前陸軍部還在懷疑，要造五千五百架飛機的計劃，何時才能成功？但是現在事實證明，我們不但有把握為自己造飛機，而且還有餘力，可以為英法及其他五六個國家製造飛機呢。我們造成了我們工業史上從來未有的繁榮！

在一九三八年中我們造出的飛機，值一萬零九百萬美元，今年可超過五萬萬美元了。一年前，大家認為要造一千匹馬力的引擎，會影響我們的國防計劃。但是到今年夏間，我們工廠的生產率却只有德國才能超過。而在戰時我們和德國並駕齊驅也並不是難事。擴充飛機工廠可說是很對英法友誼幫助的意義。例如法國就急於向賴特及拉浦特與惠提勒兩個廠購買引擎，

軍 空 的 機 構

因此工廠不得不擴充，以便引擎很快的加倍生產出來。同時在擴充工廠時，可以幫助美國水冷式引擎製造的發展。多年來我們的軍用機多為氣冷式引擎，可是德國與英國早就用水冷式的引擎了。本年二月時陸軍部公布在印第安那波里的愛利生工廠（通用公司的分廠）出品的拜耳式的愛拉柯布拉（Aircraft）號引擎機，在全副武裝時，亦能達每小時四百英里的高速，而這引擎機是用的水冷式引擎，比其他引擎機都要快，也許世界亦無其匹罷！

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一所官辦的研究航空的機關，現在正從事於水冷式及透色耳（D.E.）引擎的進一步之研究。在佛羅里達省蘭格勒地方，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的實驗所裏，他們正將這些引擎機與飛機的進一步之比較。美國多了三倍，可是也不過與英倫的！國家航空顧問委員會向來，提出，並備，暑期中在加尼福尼亞省孫尼地方另建一實驗所，這實驗所將比蘭格勒的大三倍，而且他們還要求建造第二個，同時一帶引擎製造者亦將大部盈餘，用來提倡研究工作，及鼓勵飛機製造者。自然他們的生意在今年或不比一九三六年壞，當然願意花許多錢做飛機實驗。

當國防計劃決定努力擴張時，再加上英法戰時的訂貨，工廠自然生意興隆。但是即使國防計劃完成，英法貨單停止，我們仍不受影響。如僅供給他們陸海軍飛機的需要，那我們每年只要有一千五百架就夠了。去年的私人飛機較前年增加了一倍，今年的數字就更大得多了。

以國內的民間航空事業而論，成績更是可觀！一年未死一人，未重傷一人。這種完全的保證，自然使得人人樂於乘飛機了。所以今日成于成萬的人都去搭乘飛機。乘機的人數較過去兩年增加百分之五十有奇！航空郵遞及快遞也同時增加，並添開許多支線，加造許多大航空站。這裏我們還有一筆好生意——海外飛行。汎美航空公司將用飛剪號，一禮拜飛過大西洋六次。汎美航空公司又在計劃着到阿拉斯加及澳大利亞的航線。這樣一來，美國人

除非洲不能坐飛機去以外，其他各洲都不成問題。美國出口部也正籌備着第二條橫渡大西洋的航線，在商業方面說，我們是世界上航空最發達的國家了。英國海上霸權是她的海運，同樣我們的空中霸權是由航空的力量造成的。

即在戰前，美國飛機對外貿易的數目，也超過其他國家貿易的總和。有時在貨品交換契約，及長期信用借款中，德意也可賣點飛機出來。但是我們始終能佔上風。美國飛機是世界商用飛機的標準飛機。最近在南非洲，德意飛機內所載油量不夠，而被迫降落。在烏拉圭有八架英製飛機犯了同樣的毛病，而被迫降落。本年二月裏阿根廷政府，因意製飛機的不安全，停飛本籍到愛雷蒙時維多的一線。美國的飛機一方面可大批出售，一方面時時改良，而且經久耐用，也同出售汽車一樣，商人隨時接納着精辦的定單。

世界上只有我們這個國家的假想敵，是遠隔重洋的。任何國家都沒有空中堡壘式的長途轟炸機。牠可以飛三千二百英里。那就是說，戰爭半徑為一千二百英里（包括出發、航行、轟炸、返隊的行程）。因此，如果有人要炸我們，那非要在我們國境附近建造機場不行。可是在他們還未築好之前，恐怕早已被我們炸毀了。要用航空母艦來活動，也是不會收效的。我們利用在夏威夷的根據地可以飛到東京去轟炸，向來，或者從大西岸的根據地去炸完沙爾布留根再回來。

我們能造轟炸機，相同的別人也可造，可是我們佔了地理上的便利，等到飛渡大西洋的轟炸機了事實，那德國全部份就都在我們根據地的航程範圍之中了。可是我們只有東邊八省在她的範圍之內呀！整個的日本都是在我們夏威夷及阿拉斯加根據地的威脅之中，可是日本她隔了太平洋把美國無可奈何！

可是若無空軍的保護，那地理上的優點也會失去效用的。所以我們應盡量擴充空軍使動力增加，樣式時時變化。那筆費用恐怕將等於我們全部海軍的費用，但是這就是美國的空中霸權及國家安全所應付的代價呵！



# 六月出征重慶 天空的記事

遠 塵

## 六月十一日戰記

### 一、好日子，我送楊登機

日子轉好了，白雲還是很多，但天已是毫不迷胡的呈現出了牠的蔚藍本色。陽光在天線中間灑着金光，我們遇到這種日子，有一點討厭，那就是敵人如果背陽而來，在進頭攻擊上常會看不清楚不準。不過在重慶的空戰中，我們倒不怕這一點，總有點雲霧會顯擺出敵機的情形。這種絕對不利於通過背陽而來的敵機羣的情況還不曾出現過。

輪到我在地面照料，我們的副隊長楊孤帆今日出馬領隊作戰。這個先後與我在二個營隊中隊中共事的戰友是一個標準的戰鬥員，高高大大的身體，爽快的動作，多年戰鬥的生活使他敏於行動，論體質，他比我還好，我們用不着多交談什麼，幾天來以及往日他的戰鬥經驗使他知道如何去執行領隊的任务。

像按時上班一樣，時候到了太陽的黃金期。也正如我們的年齡以及我們的國家性質一般，是登機上天去拚死的時候。

送楊登機起飛，我得再來迎他們。

### 二、激戰的演出

這一次他們遭到頗為不少的敵機，是一個七十二架的大編隊。楊所領的隊伍除了我們這一隊之外，尚有友軍第XX隊的戰士。他們在重慶上空接觸了敵機的火網，在猛勇靈巧的攻擊裏，一架敵機着火焚墜了。可是楊也遭了毒手，如雨的敵彈打到他的飛機上來，一顆榴彈正擊中在轉動的螺旋槳之上。呵！多巧，螺旋槳如果不在敵彈射來時轉動在擋住他的位置，那這顆敵彈就會一直射到他的座艙中打在他的頭部了，可是，他雖幸免於死，却受到了傷，螺旋槳被擊出一塊破片，破片擊在他的風檔上，把風檔上一塊金屬打碎飛濺在他的頭部。他流血了，知道自已的頭部受傷，於是他趕緊脫離戰鬥，飛回基地。

張唐馬上代替他的職務，領了大家攻擊着那們戰友打傷了的敵機羣，還是一個勇猛的人，他的攻擊真令人贊佩，那是一種一連串的猛攻，他們邊戰邊行，直到我們所不及見的東方天際。

### 二、唐張天歸述戰績

我們多少有點擔心，因為楊孤帆流了滿面孔的血降落下來。醫官去為他行戰場急救手術，傷的地方還不怎麼厲害，但因為在飛行動作中，流血自比靜止的人多。他倒很能堅忍的不以為意。汽車把他送去休養所。我們開始擔心

在天上未歸的張唐天他們那一羣了。

不久情報傳來消息，說我機返航了。我們很快就見到X架已降落在低空的X翼機轉來。他們急急忙忙落了地。張唐天，黃克亮，以及許多別的戰友都落下來。他們是我們所關心的人，可是，他們一下來却關心楊孤帆的傷勢。

「楊呢？我們看見他在攻擊中忽然脫離了。」

「已安然降落，現在去休養所了。你們情況怎樣？」

「我們追到黔江方面，子彈又打光了，真只覺子彈不夠用，否則還可以打幾架下來。」

到休息場所，大家細致的繪圖研討。這幾十分鐘的戰鬥，不亞於是一場綿延幾星期的地上戰役。我們好在是戰鬥得劇烈，休息得也比陸軍弟兄舒適。不知誰打開收音機，無畏的行都電台又在把黃昏的雄偉抗戰歌播出了。我們各自沉澱在安靜裏。

## 六月十六日之戰

### 一、休息中的生活

過了三天無事的日子，敵人的飛機不來了。十三日，空白，十四日空白，十五日又是空白。我們也做點打球的活動。我自己只渴望得到一個清潔的游泳池在好做全身活動。在淺沙海濱，東湖，長江，錢塘，等大自然的水流不可及時，我只好附近山溪中游泳聊以過癮了。真的，小溪中水也不錯。牠是清冽而涼爽的。每次我們幾個人都利用戰後警戒的時間去游一下子，可是總不能挺痛快，常常為情報傳來打斷了游泳的心緒，可是趕到站上又沒有什麼後音了。

我們渴望再有一次。日子也在一天一天好轉，向烈夏旋轉。晚間我們寢室已很悶熱了，有時甚至睡不熟。

在這期中，巴黎失守了，希特勒的軍國初度確立於歐洲。威廉二世被押歷了二十五年的慘淡歲月之後，終於看見他當年麾下的一伍長代他成功了毛奇，魯登道夫，與登堡這些大將所不曾為之完成的狂夢。

歐洲改觀了。日本也許要更加狂妄的。等着看罷，中國也由世界的各色血海中學得了堅忍——但不是日本的殘酷。堅忍使我們不屈的打下去，顯然的，我們今後許要提出更多戰鬥精神去迎擊憑恃其一點物質誇耀於我樓頂的內地同胞之前的日本武士道。

### 三、六一六的大戰

聽說六月十六日這一戰已經有人寫了頗詳的一段，那麼我這里只簡略的敘述一下了。敵人第一批是三十六架最新式的單尾機，牠們到重慶的上空排成一字形的隊列。這一個隊伍使人不易找到攻擊的主要目標，而且，也便於牠在重慶市區里狂妄的擴大轟炸區域。當牠們由北邊進入趨向嘉陵橋子二江的匯合點的重慶三角區時，我一測我機的高度尚差一點，趕緊在牠前面飛行一段，爬了相當高之後，馬上轉來迎頭接敵。我這一戰法也可以說完全是憑着當時的時空來決定的。當我們突貫於敵機一字陣之前，敵機尚未投彈，正沿嘉陵江而下，我們要阻止牠們去重慶殺人放火，便選定位置沖入敵陣。第一陣彈火，人看得清楚，敵領隊左邊一分隊起火墜落了。

隨後是狂熱的攻擊，各人上下左右去拆掃這個一線形的游動堡壘。敵機的炸彈在我們的攻擊中像待生產的孕婦般流產了，血火洒在嘉陵江上。

與我們一起的尚有X×隊以及X×隊之戰友。我們攻擊了頗久，每個人都有五次以上的攻擊機會，到後來，人向追到重慶東面去。就在這一追擊之中，我們在保衛行都

的大空戰里，第一次犧牲了一位絕好的戰友，他的名字叫彭均。他在飛機中被敵機還擊的子彈擊中胸部——當場像一顆殞星般，把生命拋向祖國的原野。

### 二、要注重敵人的死角

我們很痛恨敵人的毒手擄取了彭均，我們的勇敢戰友。我們把看得最清楚的牛曾戰友之陳述拿來研究，覺得攻擊敵人，一定要選最好的角度，只叫我打到敵機，敵機的槍無法打到我機，或者至多讓我們的飛機不重部份被打到，而由此我們可以獲得重大戰果。我們對彭均之犧牲只覺得惋惜，還早呢，戰友，你竟如早先在重慶犧牲的戰友那樣，不再歸來了！

我們的結論是各人以後慎重自己的占位，脫離攻擊也要注意，不可把一個很大的射擊面在敵人槍口前流動一個相當長的時間。

為彭均的犧牲，我們在戰場上為他對天立誓，明天我們要選擇彭均的敵右邊——中翼裏的飛機集中去射擊。我們需要敵機與敵員在陪都我們的歸天之英雄！

## 雜記零頁

### 一、領袖的訓示

隔日，我們聽到耶穌撒冷發出的聲音，那是慈祥的，對我們充滿着多少愛護之至意呵！

領袖他拿我們空軍作戰人員做塑像，要全中國的男子景從我們，學習我們。領袖從不誇獎他的子弟，他的部下，只是這次却破格說出極慈極嚴的獎勵之辭。呵，彭均，你把生命獻國家的，楊孤帆，你以熱血灑在重慶大地上的，張啓天，你流了通身大汗，從九死一生中穿進穿出於敵機的火網中的，黃克亮，王元龍，還有×大隊的英勇絕

倫戰友們，你們都已一致聽到了那崇高的聲音，那中國之父的從不輕易出口的勉語，那令我們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那令我們粉身碎骨也不足以報的訓示，使我們感泣落淚，我們只有拚死，我們也希望民間的行動與我們一致，在各自崗位上努力完成我們神聖的建國工程。

### 二、六月之戰的尾聲

六月十六日那一戰使得敵機又間隔了八天沒有來，我們休息在炎熱的作戰戰場，每日讀讀報，翻翻書，歐洲由於法國的投降是由第三個亂撤，第二個拿破侖統治着了。隨此而來，英國這個買賣國家得受刑了，可是，却却是倔強的。希特勒的誘和聲明沒有效果，英國大概爲了集中力量對德意的關係罷，在遠東他開始做買賣了。天津白銀五千萬元，被拍賣給日本了，條件是日本不向他的生命地帶——遠東的寶石印度，馬來南進。

我們當然生氣的，只有多給日本一點苦吃。

二十五日我們又打了一戰。

二十八日我們又遭遇到。

這幾戰我們照常把日本飛機打得走頭無路，我們都有相當的戰果。

到七月初，我們的戰鬥任務終了，上峯調我們這些把眼睛都打紅的人去休息。離開行都，我們還依戀不捨這被焚劫的山城，這二水環護的聖地！

再見，你偉大的中國都城！

再見，你堅苦的地面同胞！

一陣西風，吹我們在如此安靜的所在休息。如果要我把六月重慶作戰情形說出來，那就是這麼一些零碎罷！

我也休息夠了，需要再戰啦！

英雄不是也在那裏劇烈戰鬥嗎？我們行都天空不又在苦戰嗎？

小說 載 報 空 軍 騎 士

第 一 章

六

酣睡了一大覺，清早起來，旭日已經爬上窗櫺了。

遠遠的，從機場上送來一片發動機「試車」的齊唱聲。屋簷上有小鳥在啼噪。不知什麼虫類，代替被震碎的玻璃的窗紙上咬嚼著，發出嘶嘶的微響。徐燦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欠起身子來，半晌，他驀地一個縱身跳下床來。

「哈哈！原來是你！好好的人偏要裝飛虫！」

窗紙上一個人頭的影子倏地失沒了，接著爆出了一片響亮的笑聲。

徐燦拖着鞋子去把房門打開，同隊的金可忠一步就跨了進來，身後還跟著一個，是老大哥吳樹人。

「早飯都喫過半點鐘，還好意思蒙頭大睡。」老大哥擺出老大哥的架子教訓人了。

「你可知道我們昨天什麼時候才睡的？」徐燦一邊答話，一邊走過去把旁邊床上睡著的那位沉默者拉了起來。

裏邊屋裏那位分隊長也開腔了：

「是不是老金跟吳大哥在外頭？」

聽說你們昨天也幹下了敵機，是麼？」

「跟你們一樣的，」金可忠說，「我們這一分隊也換下了兩架，最新的九六式。」

「有辦法！每天幹下他個四五架，不消幾禮拜天，敵人的供應就趕不上了。」

說著，顧志翔從裏間走了出來，身上披著一件家繡的襖綢睡衣。

「嘿，大隊長說，你幹下的那架，敵人跳了傘，真的麼？」吳樹人問。

「真的，可是底下是我們的要塞，那小子跑不了的。」

「你們出任務是憑炸長門炮，結果可擊落敵機二架，這究竟怎麼搞的？」金可忠納悶的問。

「沒什麼希奇，碰上了就幹，不過，昨天夜裏的功勞，應該全歸到吧。」

大家把視線一齊多注在顧志翔的臉上：他，倚床在榻上，依舊滿臉鬱，沒有一點表示。

「算了，別講這些職業上的話了。今天我們都休假，商量商量怎樣打發這個下午罷。」徐燦老是那麼興高采烈的。

「當然是去找蜜絲莊啦。」金可忠一句話把大家都說得哄哄起來。

笑聲中，一個勤務兵捧著一份文件走了進來。徐燦器們的挺直腰板聽了個整三十度的躬，他背書似的說：

「報告分隊長，大隊長下了手諭，叫你立刻出差。」

顧志翔接過文件一看，上面寫著

武士，身子一顛一簸的被拉出和平門

翔驚訝地問。

「誰知道。不想活囉！得，就這

一顧分隊長昨夜所擊落敵機，駕

腳？兩膀腿？矮個子？方盾胸？一臉

這兒，裏頭。」

即往反省院訪問。」

的橫肉？見了我，該會對我肅然起敬

老者把房門一推，顧志翔全身走

「哦！有這樣好的差使！」

罷？不，不會的，一定是怒目相向。

了進去。

隨手把睡衣一剝，顧志翔一個箭

敵人很少有覺悟的分子，他們喫了他

床上睡的囚徒，臉朝裏，背對背

步就鑽進了臥室，不一會，衣冠齊楚

們軍閥的醜酒，可憐！什麼？什麼？

人進來，慢騰騰爬起身子。一個大高

的又走出來，他對議論紛紛的那四位

忘記萬千同胞死在他個屠刀之下了？

個子，白皮膚，黃眼睛，頭髮黑而卷

戰友說：

哈，昨天還在天空耀武揚威，今天就

出一段兩歐熱情國慶所愛用的方格花

「大隊長要我去訪問俘虜，就是

住進我們的反省院了！見面，應該

布。

昨晚我自己打下來的那架飛機裏頭的

先蓋好他一場。不，我的使命是感化

顧志翔定睛仔細看了一會，突然

鬆傢伙！」

，說服，我要和顏悅色的對待他。可

失聲大叫起來：

說完，掉頭就走。

是這樣一種頑劣之徒，會把自己感化

「啊！原來是你！」

「嘿，老顧，你還回不回家呵，

麼？怎樣用技巧？……

「啊！原來是你！」

今天？」徐輝追上去問。

汽車戛然停住，身子一震動，思

緒便中斷了。

「說不定。大概，看情形，要回

顧分隊長跳下車，向門房說明來

總站之夜

去的。你在家等我罷。」

意。一位老翁顛顛地引導他往裏走

陶雄作

把話語拋在身後，顧志翔連寬帶

，邊走邊說：

鐵風出版社經售

跳的出了臥室，向著總站辦公室跑去

「嚇，這俘虜可不跟別的一樣，

是個好種！不開脾氣，不換人，低著

要他感化俘虜，並且從俘虜口中套出

頭，羞答答的，早飯也不肯喫。清早

才來的時候，一不留神，差點兒沒

一些關於長門號的軍情，這位分隊長

，才來的時候，一不留神，差點兒沒

讓他自殺了……」

更加興奮了。登上專備的汽車，心裏

「自殺了什麼？為什麼？」顧志

鐵風出版社經售

還計著怎樣用技巧應付這狡猾的無遺

「自殺了什麼？為什麼？」顧志

鐵風出版社經售

還計著怎樣用技巧應付這狡猾的無遺

「自殺了什麼？為什麼？」顧志

鐵風出版社經售

還計著怎樣用技巧應付這狡猾的無遺

「自殺了什麼？為什麼？」顧志

鐵風出版社經售

## 航空信箱

張祖德

答××君

- (一)空軍機械學校畢業後，如經飛行體格檢查及格，可以投考空軍軍官學校。
- (二)青年白髮，是缺乏色素的緣故，和頭髮的營養有直接的關係，對於飛行並沒有妨礙。
- (三)普通軍校畢業，先經飛行體格檢查及格後，再考學科，都及格後，就可進空軍軍官學校學習飛行。
- (四)視力表上之字的意義，請參看本刊三十三期答何世書君。
- (五)血壓高的現象很多，主要的為臉孔發紅，心跳，容易氣喘等。

答C.L.C.君

- (一)鼻涕分泌過多，是鼻炎的緣故，因為很容易引起呼吸器疾病，所以要趕快治好。對於飛行，因為失了呼氣熱調節的作用，當然是有妨礙和危險的。
- (二)血壓八〇——一三五水銀公厘，對於飛行體格標準，比較稍為高點。
- (三)體重和身長的正常比例，是由多數的統計來的，你的身長一七五公分，體重應有六十斤，（如果你的年歲為二十歲以下，因為體重身長之比例，與年齡有關係）。
- (四)血液有毒（意即梅毒之謂）與頭部常生小瘡（普通化膿性皮膚病）無關係，如血液已檢查過無梅毒，那麼對於飛行是沒有妨礙的。
- (五)軍校畢業，可以投考空軍軍官學校，但須先受飛行體格之檢查。
- (六)頭上有小疤，如不妨礙視力和視器的官能作用，對於飛行是沒有妨礙的。

答田雪芹君

君有志航空，為國効勞，殊堪嘉尚。至所詢強身之法甚多，但其要義，則不外乎下列數點：（一）繼續不斷行合理的運動，如每日深呼吸運動，下午球類運動，以及游泳爬山等；（二）適度的營養，如每日攝取一定量之牛乳，雞卵，肉，與青菜水菓等；（三）每日規則的工作與休息；（四）保重身體，不可摧殘，如切戒手淫與過度房事以及煙酒等，並請參閱本刊十四期「飛行人員體格的三個基本問題」，與二十三期「航空體格的養成與保護」等文。

答黃鵬翔君

君患鼻茸（即鼻瘤），割除以後，既再度發作，應即請鼻科醫師診視為要。鼻內腫大，不特因之呼吸困難，且失鼻呼吸之功能，而改用口腔呼吸，對於普通健康上，殊為妨礙，蓋因口腔呼吸，常易得呼吸器官之疾病也。至對於飛行，更有重大關係，如空氣入肺之溫度調節，其唯一器官，則為鼻腔；倘有應用人工氣呼吸器，口腔專司吸氣，鼻腔則專司呼氣，如鼻腔腫大，則幾不能應用人工氣呼吸器矣。

# 編後記

這一期，篇幅又增加了。

首先，要介紹的是「台」——這一期是創作。

這一期發行較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初一出世的一人，志高氣傲，即大但未能心細，這便替代著一種輕敵的危險。我們的士角，諸葛

諸葛官，在受了一次教訓之

後，他一致和氣，不復傲

氣，這便成爲一種和氣，

以及之職員則有經驗之

事，這便成爲一種和氣了。

再者，本報又自

己之志，這便成爲一種和氣，

以及之職員則有經驗之

事，這便成爲一種和氣了。

再者，本報又自

己之志，這便成爲一種和氣，

以及之職員則有經驗之

事，這便成爲一種和氣了。

再者，本報又自

己之志，這便成爲一種和氣，

以及之職員則有經驗之

事，這便成爲一種和氣了。

再者，本報又自

己之志，這便成爲一種和氣，

「通俗航空講座」，因爲篇幅實在窄小，這一期本報又比上期增多了四頁！只得暫停一期。

劉風先生的文章是最近寫的詩，然而我們的詩人却是一個在天宮上住了多年的飛行軍人！

諸葛先生，一向在空軍部擔任編劇工作；而

先生也是在這裏面擔任文藝工作的一員。

丁布夫先生，本刊的創辦者之一，最近接受了本報

「通俗航空講座」的聘請，大約每

期都有文章供給我們的。

啓宇先生，辭職去當編輯，

他的情況，我們不大了解。

從這一期起，丁版諸先

生擔任了本刊一期的編輯

的職務，除了封面而外，其

他版別，以及一切稿件與

，都是出自他的手筆。這在

此向讀者鄭重介紹。

這一期，有一、四、五

了，又請諸君前一訪本報

，這便成爲一種和氣，

以及之職員則有經驗之

事，這便成爲一種和氣了。

再者，本報又自

己之志，這便成爲一種和氣，

以及之職員則有經驗之

事，這便成爲一種和氣了。

再者，本報又自

己之志，這便成爲一種和氣，

以及之職員則有經驗之

## 徵

一、各欄均歡迎投稿，但空頭無物的稿子不錄。

二、稿請寄本刊編輯部，勿寄編者個人，以免周折。

三、稿分甲乙三等，甲等每千字六元，乙等每千字五元。

此見！

# 兩大航空刊物

鐵風出版社總經理

## 航空雜誌第九卷第十期

將來飛機之展望

明之

論杜黑戰法

侯鏡泉

蘇聯空軍之基本戰術

李廷之

蘇聯新驅逐空軍操縱之內容

曹聲遠

蘇聯飛機隊之訓練與動態

白

空軍陸戰隊之研究

張國房

德國空軍的新戰術

哲士

德國三萬架飛機之謎

徐向群

飛機用機關砲之種類與性能

陶魯書

戰地防空論

劍平

阻擊氣球概述

張立民

英國新式戰鬥機隊參戰記

談鎮生

平流層飛行

激石

破曉的巡邏飛行(續完)

孤鶩

## 大眾航空雜誌第二卷第九期

本刊本號讀者如欲接洽請向三德路郵局對面

編者

接洽空軍各學校指導

諸祖蔭

飛行的歷史

一鳴

空軍軍人的地位

梁康侯

空軍戰鬥的發展

布夫

現代德國空軍

西郎

齊伯林飛艇奪倫敦的白晝

洪強

試飛H1式滑翔機的過程

華鼎烈

介紹一個美國的滑翔俱樂部

啟文

航空俱樂部之種類

葉全

大眾航空小叢書

石申

有無畏的遠征比較表

小記者